

潘閻字道遥詩有唐人風格詩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  
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水風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望  
南飛僕以為不減劉長卿

揚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江漢  
思歸客揚亦屬對鄉人徐卒乾坤一腐儒楊默然少屈歐公亦不  
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  
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前不可曉然於李白甚愛嘗將由李白超  
趕飛揚為感動也

東野詩李習之於稱食芥腸亦若強敢聲不歡出門如有礙誰謂  
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成池者僅三百  
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

句詩語宏壯博辨若不出一手王得父云退之猶有潤色也

張籍樂詞清麗疏深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至七言詩則簡多文  
少才各有宜不可強文旃文昌有謝裴司空馬空詩云乍離華厓  
移蹄澁初到貧家卒眼驚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  
而显亦少其比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

吏部和皇甫陵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  
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背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  
隣家漁未歸鄉心止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  
南渡只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注靜竟鷗飛旅宿今已遠地  
行殊未歸離家久魚信愁听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管子曰事无始終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覓良工用心若然豈獨登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子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白臣觀杜甫詩連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窗蒼萬古遠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解棋為饒人下着低者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諭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主曰投老欲依僧是古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頭下去脚豈不對的也主大笑 孟蜀時蒼隘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自午殿頭宣索繪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名臣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山東二經生同居因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征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索趕翎毛耳

蘇子美魁儒與家中適並立下脉之笑曰交不着號為錐宋為

其穎利而公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倖洛州洛本趙地  
有毛遂塚梅聖俞遂卒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梅安國判監集李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李益屬客曰詩之具也諒  
不必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卒益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  
飲矣一生皆笑而楊不悞汪白為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  
已稊斷屨補穿屨成屨已虧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令烏頭員郎  
上官似曾勸石少傳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似如下官口何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飢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  
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濶各三尺銀色莫不談信有熟江  
湖閒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實名仙刻木記已物耳

是亦不可知也常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談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至此張  
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張介以命術遊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為詩  
贈之曰許公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為詩繼二公曰

上公詩筆千金重送客歸裝一舸輕莫道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為  
蒼生鄭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言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  
羽單單棲豈敢礙鷓鴣為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婢奴

紫薇詩話 一卷

呂伯恭

晁伯禹戴之李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陵夫人詞詩云殺翁分  
我盃羨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陵  
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揚五柞中柳外雕

鞍公子醉水邊，紉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為文稱是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眼瞻星聚，一夕披顏覓霧收之句，便覓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逢信民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水想扶疎。高談終日看揮麈，安步從容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麗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屬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季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此而不在彼也。洪龜父朋馬韻亭詩：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州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行餘，翰墨主人一粒尽。仙灵女蕭乘，寫不便，迺至今神眼界。花冥作詩：是殆無遺恨矣。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功父倪詩云：嘗憶他年接續餘，饒三落托我迂踈。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春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季詩要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雄黃頰，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絃，大令舊物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綠，問明等句，精確可加。才仲少季，柳文曾內相，筆見文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為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詞文富，勝脩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為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花老，折得青松渡水歸。

衆人方季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季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秀。

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常戲謂余去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曰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以書益寄交舊余亦得書益數種與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舊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書云書來整之復斜之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袁、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陸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

後寄詩云離鷗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

底共聽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

舊室藏今失之先生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衰

王定昱想思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云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

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榮揚公於

歷陽既歸乘小舟沂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常記往

在京師婦作詩云苦壓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舡頭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榮揚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

必中庸芳隆及末世疾不通芳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已之矣紹

聖初榮揚公自湖中赴懷州叔祖赴陸州鮮迨於鎮江別後寄絕

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江西諸人詩

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為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李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夫似懶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坐君猶求售管成功文章不齎百年老世事能排双頰紅好貸夜窓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宗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雅徒懷壁武似三明却讓玄松檜蒼天西邑路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雅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為僧名如壁殆詩之讖也

崇寧初榮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李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遊三李士玉鱗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元符初榮陽公謫居歷陽道平為州法曹掾嘗從公出遊以職事據歸遺公詩云雨綠山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恭軍施病陪清賞一機呼歸亦可怜公甚稱之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十株密炬出嚴闈走馬天衢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同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卯三千石

榮楊公末符末起知單州登樓詩云斷霞孤鶩致寒天無復青山碍目前世路飽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揚道字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心以為作詩當知此李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傳至今

王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旧族荷累朝不  
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主上非常之過是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  
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替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  
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司馬溫公詩話 一卷

詩詞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此事一也故敢續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用守堂率  
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者苦厭常朝者戲為詩云  
立  
殘塔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剡靜龍婦匣旗閣虎籠竿其尤自負者河分崗勢斷  
春入燒痕青時人譏其犯古者朝之河分崗勢司宮者春入燒痕

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閻嘗譏之曰崇師  
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你拜我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  
事耳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諧沙門島也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遺俱為三司  
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為其老盛不知乃  
為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  
謔不數日欽聖暴疾而卒公謂文通曰君雖不為呪咀亦戕殺耳  
此虽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亦相類故附之

杜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釀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為詩人所傳誦  
誠難得之句也  
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花詩云疎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花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光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詩云數聲離岫櫓纜  
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云惟得名  
稱野元來姓不群借冠來謂我倒屣起迎君仍為延譽由是人始重之  
其詩效白樂天休真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  
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野貽詩云昔時宰相年、替君在中書十一  
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  
不許野又嘗上寇萊公集詩云好去上天孫時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又有  
咏木鳥詩云千林嘉如尺一腹餒何方又竹盃校詩云吉凶終在我及履  
謾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却錫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  
皆無預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開草贏真得野人之趣以  
其皆非急務故也仲先詩又有燒葉炉中無宿火讀書窓下有殘  
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熈熈葉貧窮太甚故改葉為藥不唯壞此一  
句乃并下句亦無氣味所謂末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雖如貌  
古道不似家貧鹽安豐酒稅赴官曾有行色詩云冷於波水淡於  
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處畫成應遣一生愁豈非  
狀難寫之景色

丁相謂善為詩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  
解忘憂、底事蒼能含笑笑何人少時好蹴踘長韵其二聯云鷹  
鵬騰双眼龍蛇饒四肢躡來行數步蹠得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弟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  
無人渡孤舟尽日橫又嘗為江南春云沙渺、柳依、孤村芳草遠斜



日古卷飛江南春盡離愁漸滿汀州人未歸為人贈灸

陳文惠公克佐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煙蒼、孤蒲綠、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鮎魚香、又嘗有詩云兩網珠絲斷、風吹鳥夢搖、詩家零落景、采拾合如樵

龐穎公籍喜為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填委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為適及疾亟余時為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常有此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駒自有詩云山人跨雪精上硬不論程喚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着寬袖鶴裘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云醉狂去鶴舞閑臥白駒號號章獻太后上仙群臣進祝歌數百篇唯曼卿一聯

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曰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卑長樂也

李長吉敬天君有情天亦老人以為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有恨月長圓人以為勅敵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凌慢之魏公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句春圃桔槔閑、人稱其微婉

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城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嵋青城山下至峽出荆門凡暮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跨駟馬、未饒吾祖從扁州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嘉佑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涉山賴山景  
仁有詩誦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德几惟知白晝長時有朱公綽  
逸諷詩云疏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尽只留書皆為時人所傳誦  
大名進士耿仙芝以詩著名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  
雨養蒼天為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李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  
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計

宗袞嘗曰殘忍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猶唐相崔渙  
曰抑入於遠謗吾不為

杜甫終於耒陽蒙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  
之為誌鄭刑部文室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為

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滉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  
過馬不教嘶註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  
躞嘶鳴也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事也

珊瑚鈞詩話

張表臣

杜甫云軒墀曾罷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  
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則軒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  
為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  
不應如是殆傳馬之謬若云軒則美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  
或有之耶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圖  
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

申君之廟處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焉之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者斬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常薛身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同後人作之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迺亭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無咎效之作揚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兮草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人中兮春復秋日憐、兮雲悠、侯壯長兮所居幽侯之來兮民咸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

斯福爾之士兮以慰民之思予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屋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詞必以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相公叢從漢迄今一律寡、又哉莫竟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詔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比其陶宋子京唐姦臣贊云二字咲凶牝奪晨林甫將著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感是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詩以意為主又頌篇中練句、中練字方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合齋大成焉上破碎雕鏤為下如揚大年西崑休非不佳也而弄斤

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淡為上怪險蹶趨為下如李長喜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精麗不可不擇也不知則瓊盃玉筆往、相雜矣

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瓊盃玉筆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老杜云縱使王揚操翰墨劣於漢魏定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不窺井邑古題詠為謫仙為絕倡其詩曰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全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阜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遊覽壁間刻宋齊丘詩於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鯨仙伯已凌波柰尔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鳳凰臺上獨來

通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當時號為絕倡又六朝中石頭詩云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樂天讀之曰吾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不及然亦吾不辜樂天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韵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為二浙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受於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萄西京也竹葉豫北也玉露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本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鳥集賓設之一核纔尺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

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懿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  
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出屈莖吸之此鄉氣清冽名曰碧筒酒予詩曰  
釀憶青田核觴誇碧藕筒直酒千日醉莫放一盃空近時以黃柑醱酒  
酒號洞夜春色以糯米藥麪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八陣圖詩云八陣  
功高妙用藏木牛流馬去俱亡後未識得常山勢從有桓溫恐未詳  
玄都臺歌云王母昼下雲旗雛予解云味道集虛仙真降為故秋  
吳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說郭卷第八十八



說郛卷第八十九

畫簾緒論

一卷

畫已篇第一

胡太初 八卷

范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体而視民最親故  
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  
勢迫浸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体養  
養之需喜聲言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  
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履金此皆烏是資雖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  
固不暇恤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  
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奚愧供需賓例歛吏貶吾循之  
奚作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

受賂敗令責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  
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講也厨傳不  
必豐也蒞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  
可矣又孰不知勤吾取分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  
精以挽衆人之奸詭也已非易事况有愚暗無庸者一切听可否於吏  
身乎苟且取具者卒多黠智能於不用甚則啣盃嗜酒吹竹彈絲  
徒享宦遊之樂遂至微訟經年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  
多事機愈夥卒不免於司敗之見結縱有銳氣自強者幾何  
人哉自其酬應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稅駕息肩之無期所何幸  
吏牘已備倪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心清心  
既清則鷄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務尺屏所謂公尔而

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謀  
當報財賦某色當辨禁繫某人當釋時察之夜行之毋謂姑俟  
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庶勤之大畧也他猶有可言也  
心不可不平不平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迂迂怒則吏民將受其狂  
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詞科輸所當痛革子弟  
門客勿令與外人交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則禍起蕭牆若何拯廢  
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紵貿易或恐有交通閔鄙之謗則事干閭閻  
未易施行勿帶醫術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處之內外皆  
所不便在己者既以曲尽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慮  
哉故愚以尽己冠之篇首云

臨民篇第二

令為民父母以慈愛為車以明斷為軌而行之以公怒斯得矣令之為  
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訟一事已不遑悉盡其心撫字云  
乎哉教化云乎哉昔揚城自署曰催科改拙撫字心勤考下下揚城已矣  
誰肯甘心考下而竭其撫字之勤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  
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  
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詣真謂之餘便當延見矜佩假之以  
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廉饋必豐課試必  
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  
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悌悌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  
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在  
已求見必置酒登延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效或有兄弟

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其愧耻之心以弭其爭爭之習听其  
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民農業令以勸民農業朝廷以勸  
農着令非不窮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為文數行率同僚出近郊集父  
兄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即自携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  
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然喻  
之而所以防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則斯民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  
為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啣冤茹苦  
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吏卒禁訶笞扑交錯畏懦者已  
神消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  
之前予色詰問以全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縣門之外  
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尽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濟之



不可不拖追逮之不可或濫無事橫歛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  
好為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為異本其餘節目皆當次第而擴  
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麗刑豈昏頑而好犯哉  
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令宜以其條罪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  
曉曰某事犯某罪使之自為趨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体察之照  
法所行與赦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  
卓茂為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礼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  
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為令者宜馮一通寘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奸虐戒曠敗也公正自飾  
廉謹自持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閑尤令加察轉曹司惟財賦耳縣

道賦入自有定數率是輸之群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訟吾  
惟決之以公妾媵馬常平茶鹽司庫役與鹽課耳不產鹽不繫御處  
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叙後與夫常平義倉之歛散吾無  
偏私無侵移又妾媵馬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為獨重何則刑獄  
民命所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檢視安知其無或  
踈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病疾乎結解公事惟憑  
供歛又妄信其果無讎異乎有一於茲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  
不謹不審而又得却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  
其次本州則視憲為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守猶子弟之於  
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  
聞而縣之最被害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凌蔑名分擒碎吏

胥大者數百千少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懇告令無不听命惟謹慎而擅吳威福轄養娼妓需覓器用哀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群之始便當明稟使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足加体恤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賦虛日頗酒稅虧月頗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督不然告寬轡勒容竭其長失州家亦欲集事耳差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視其相容遂至弛急公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循理夙瘁効取監司群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金懷郡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托貧賤稍有不<sub>實</sub>奉承稍有不<sub>處</sub>處賢明仁厚之人

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暖易間隙易啟始於職事相闕之際招摠橫生甚而使長會聚之時譏詭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多矣故今之待臺幙郡僚寧過於勤毋失之急寧過於恭毋失於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此亦可杜無妄之災矣

僚案第四缺

御史第五缺

聽訟第六

此條失大半段

教唆把持之人也酒與研窮根勘重寘于罰此其當行者五也凡與人競訴訟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七人甚至无涉之家偶有宿憾亦指婦女為証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要緊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審供責狀待甚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

者六也不應為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為令者喜聞人  
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  
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  
先坐不應為罪若訟詞本訐之外因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听理亦先  
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自書不能  
者止令書舖附口為書當取官隨印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証會者自  
可隨手決遣涉追証賞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  
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真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  
者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為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訐  
若今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  
前明白開說使其自知理虧宛輕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此

每遇決一事案牘紛委憚於編閱率令吏摘撮供具  
謂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囑其理長者不為其出而理短者反為聲說以此斷  
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攬案卷不要案吏具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  
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之多耳令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  
雖欲翻訐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比姑論大畧若夫隨機應變遇  
事裁酌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明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狂狷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  
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  
不加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鞫壁必完四曰飢寒必究五曰  
病疾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八曰私忿怒輒置人於囹圄兩年

康熙  
陳放  
24年

者六也不應為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為令者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之日矣此亦合預行務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為罪若訟詞本訐之外因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听理亦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為書當職官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証會者可隨手決遣涉追証賞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真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為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訐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白開說使其自知理虧宛輕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今每遇決一事案牘紛委憚於編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囑其理長者不為具出而理短者反為聲說以此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攬案卷不要案吏具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之多耳今令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翻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大畧若夫隨機應變遇事裁酌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明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矧控息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墮壁必完四曰飢寒必究五曰病疾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今每有私忿怒輒置人於囹圄兩年

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追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慢不服省  
遂至因循僚延不知一人坐獄闔戶抱憂飽煖失時疾病傳染殆有甚可  
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  
逆狀稟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若處可以互相察視乎  
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獄詞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年而使之  
不得與余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至沉重徒見費力婦  
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其墮墜無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  
法鞫勘必長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卒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情款僉署  
便為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為  
曲直非法考打何罪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大小必  
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尽情然後量施笞捧周官有五听之法

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  
政無暇則委佐官相妨則委吏押不知脫有逃逸外將誰歸况吏輩受  
賂則雖衆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  
自檢察昔熊子履宰暨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具一鈴置索直達  
寢所直夜半掣鈴獄卒應諾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之事最為可法  
此所以鞠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縣州獄墻壁多有頽敗不甚完固當  
亟加整葺然罪囚奸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賄賂放其自  
便日間因以飲水為名將水溷壁浸清泥濕夜深則脫鎖踰墻倏然而逃  
吏卒睡熟無由知竟既竟則追之弗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  
重者勿使處近壁之匣墻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加以板每五日一次躬  
自巡行點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飾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

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然後食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合給糧食自當爲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責諸吏者不知官給尚減剋而使吏支供輸手寧節他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已曉申立定程式獄子告諾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得入其有家人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檢點夾帶毒藥刀杖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熱氣蒸鬱須與疎其窓櫺蠲其穢污使不至津濕渙滯致異疫病如稍向寒便當糊篩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暖和適可免病患饑寒之當寃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柰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若有貴之囚吏則令詐病巧爲數說

以覲責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今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無病患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察審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療治日申增減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踈保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寘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能勉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難明者柰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頸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而強加考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為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似疑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又曰捉賊須捉匪捉姦須捉双此雖俚言極為有道故凡罪囚供疑必須事、着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逼人於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今得無校於心乎乃若獄

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替應當日而拋離不到  
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今自點察之外許人告奸罪人  
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即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內門無故  
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飯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與囚傳遞  
信息泄漏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  
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獄事每不暇詳謹罪  
之小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者雖亦申州而州亦惟視縣欺為之憑據  
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尽其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不嫌於贅

### 催科篇第八

令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為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等  
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

逋者廷申奏請以十戶為一甲一甲之中釋膏頭多者為首承帖拘催  
自浙而江徃、行之已徧令不當別為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苦其官  
民兩不相病者為善耳愚嘗思之去官之病者為說有三去民之病者  
為說亦有三一曰民戶令產管業籍之為縣、道合抱稅額籍之於州  
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後多有剛壞有逃絕郡雖迫  
之縣、實可無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刷其事故數目實  
記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吳復仍舊起催仍  
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合催財賦足數趨辦使郡用不致匱乏  
當亦自能所從也其二曰起催賦稅例是勒逐鄉、胥供其所管數目以  
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裡有稅未即具上或不具至有  
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良善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

只令選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下三等而後隨及四等以下戶  
又令自將前兩年產稅簿照看如吏人當具而不具與當催而不催者皆  
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為欺也若諉曰作降不  
等過割不時畢竟田土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挨窺官物之所在如  
是則無陷失之患其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  
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  
兩大匱者且以權行取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照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  
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点視及時  
收支簿曆驅磨其庫壁頂至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瞞侵盜之後  
雖斷刺沾籍與夫抑勒衆人填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當耳其一曰  
甲點之設本以擾役戶令乃以困官戶及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

不應籍者亦承帖科催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囑者  
稅額雖多乃年分為三數引而常為甲首矣不待光期輸納而甲下十粟  
欲其分給戶有居於縣市者有居於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為  
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役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  
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是乞改付下次者案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  
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閱照鄉  
胥不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点追許擾與未納同又具呈抄數  
引分外費用人誰肯先輸乎此各責之吏與每日將已納之名逐一銷豁若泛  
常票成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点追令自判押者要  
鄉胥印子保明即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  
之人其三曰妄攤之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



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已輒將移易盜用逮官司  
催督嚴緊却推於已出某人合係某人包納將來追會明白之後自不可  
逃德但苗一時且得推拒數限逐時湊办而被攤被追者果何辜哉下  
戶之頑狡奸猾者計亦出是要須每遇追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  
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  
尔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者要當與之覆  
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產去賦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去業報  
者便當開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  
濫罰无推攤抵捱之弊此則正本澄源之地也

###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毫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莫其施亦惟於酒

稅加之意耳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办不及亦懷揣之憂况望其餘裕  
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  
所以不行者私酤害耳貼榜張旗擁送巷陌鳴鈸搜隊徧走街民脫有斗  
升敗獲到官便輒加訊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趁卒至於飢餓病困  
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帶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不問虛  
實輒差方手轄苗十數為群持杖突入徧搜房屋逸墻圍屋無異於大劫  
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  
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剋退之飲酒司之外專差  
典押吏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典押吏人酒司酒匠皆  
量支犒賞驅之亦不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  
瞞隱尔於是嚴搜邏之策遣差攔頭方手等輩於界首攔截動至三

四十里之外追求客旅溪壑無厭得厚賂則私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  
我不伏予以賂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差攔  
頭方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為名打斃人家鷄犬搶奪  
行旅籠仗固有望風畏道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之不知督促之嚴征歛之  
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諭明示重征之弊自此業絕  
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文者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令千人等費用一切痛  
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字証應出縣更不許攔典稽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  
務投稅輒行私路道去為本縣所獲捉將物貨陪稅之外更與勘斷令  
眾候替斷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則多課利自然盈行孰不願出其  
塗哉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免丁房貨自可隨宜拘催  
近來諸色別欲增衍多有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

不用此本非法今所許若縣道籍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頓罷姑與循舊  
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  
千人戶論訴理曲合與斷罪乃以終造為名合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錢  
果歸何地耶甚而羅賊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没人產業皆令所  
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

###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者蓋百生治生壞於一年之克役而  
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囑託期於脫免中則逝亡死絕被押  
填陪終則箠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敗家蕩產鬻妻賣子  
不止也吁置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既行紹興甲首  
之法可勉稅長與催科之責則應役者不過輯保伍應期會而已民

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求免也况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婺  
奉行馴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為便昔有持使節者及  
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  
產出財固為均適而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歛金及  
有掌管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及不免再行科卒故深以為民病不知義役  
本美事但止令充役人裒金聚粟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  
輪年掌管方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為及善何必深惡之耶今在州  
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為之万一事勢或有難行止令從官  
司每歲差役則其要當先委佐貳待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  
挾俟簿書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今充役最小者  
克一年或半年信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限循環周而復始如是

則亦无物力高而歇役近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原係不  
應充役者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則差白脚仍  
為苗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某日當滿每前將滿數月前先行擬  
差下次役人告示知悉如差不當仰即來陳理不許臨後方行推託蓋  
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一人被差之人不問當否且行推托苗  
得延延待就役時已被其換過若干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  
責最為利害今之鄉差司差率爾受賂申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一訴不當  
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  
則令豈應復改而至於再至於三耶若當我能自忖酌簿籍從公定差當  
無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苗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妄訴之漸則  
所差既當而斯民樂於就役也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歎何事不生若流  
離若剽奪若死者相枕籍啼飢連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疠  
倏興則當遣吏抄劄家數人口命醫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官  
為傭倩丐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官為辦給亟亦仍支  
錢與之津送而不幸盜賊竊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為一甲五  
小甲為一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梆集衆協力勦捕到官為犒賞激  
勵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隨宜行之其有水火延災人民離散  
者當稟白州郡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理室  
廬與復生業不贖則咨自編白不復害上戶量物力借貸併與貸給各  
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

策不亏官而便而民最為善若但知賑濟則恐如曾南豐所謂相率日  
待二升之稟於上勢不暇乎他為吾恐官之所給无已時而民之不復  
如故也其旱湯傷稼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  
秋成計貸過若干官為給文墨印作三年償本主甚進適逋負者官為  
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然不為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  
官之所當處者只市井耳却取官錢貸米舖戶令其出外郡邑販米出糶  
但要有可糶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絕輻湊價自廉平雖無待開廣惠  
倉可也若先君宰金谿二年直歎只行此策民亦無飢不可不知也然  
此皆為災歎設也非今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今所以恤民者惟蠲做餼  
金耳兩賜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无以遂民之吝或到官  
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薦奉悉放免若干至有一歲放及太

半者不知儆金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塌壞傾頽不復整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令果能以恤民為心則政必簡刑必清无濫追无久繫不以科歛傷民力不以王役妨民時而果何事而不可行吾恤民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况行杖者或覘望去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殆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十五下或十下頂如令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之多徒為行杖者膏弄耶若杖一百却流為極典非大過犯大愆誤不施頂令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省刑之大畧

也每奸盜群囚獲到官之初首行腿訊多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途繫縛拷打或饑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即從訊決多有斃於杖下者孰若徑押下獄明正典刑也豪強之家輸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二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高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人情之具若徇其私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甚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衆今有初犯及盜不滿死者一為勢利所踈便與斷刺不知鞭撻至糜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累癢痕永無可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尉寨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既被囚數口之飢寒孰給殆所謂破家

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也乃若用刑之苛如夜有禁遇日當禁  
皆當時、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時、省察令甲備着毋待  
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蓋我醉而行刑則旁觀必以使醉疑  
我万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醜酖之中何知畏懼万因醉  
凌犯取辱貽羞羸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間遺氣力之困憊笞  
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  
乃輒捶折手足尤為殘忍某事某罪固有尋章法外成人豈字民之官所當為者  
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為摠：一令之威無甚赫、乃使期限  
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

別應限有程泛常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決罰訊  
若干然後換給到定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決若干仍換給不  
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遲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  
緊功之事則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確如或恐縣有十分緊急  
事務非不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當急加牌不展引此牌引  
違則有大罰如勘錮如傳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頒以不數用為尊一  
歲之中才三數次給法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敢為故意  
藏匿者決罰則視限之輕重立限之別如此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  
其力使之可以趑赴其去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廣隔溪嶺者每限  
以七日或十日為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為約此合先考遠近廣狹之數預  
立規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給限之時

須令直日听吏就案頭隨即抄記以伺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  
此夫工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兌過尔而今之里正  
以期會不報被笞索者壘也其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  
一次當限累斷十引追逮百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應赴不及必  
遭笞決於是併與其可以必集者一切稽違却遁求被追者之賂其意  
以爲十違二三與十違七八被杖等尔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  
蓋役之者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司定立規式每部一  
限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余引與給後限若里止違引一件與免  
笞兩件量加笞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勒杖錮身不  
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部申展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  
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謂之着列別作一沓其止是申展者謂之疏申

又別作一沓然後令視牘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亦拘限之大綱也

####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爲能其說曰貴者勢焰熏灼而喑鳴叱咤  
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揮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  
立不移劇貴沮貧故凡以勢力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摧抑嘻彼有畏  
首畏尾喘焉勢利之臨曲法循情奉承惟謹求以爲自全自媚之  
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爲說亦豈中道哉夫挾  
貴以凌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  
好礼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爲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是非則此風  
旣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奴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奸猾之徒  
飾爲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未流將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寓

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鄉之望也  
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後往來儘可以問  
政請益植村潤屋積粟盈囷緩急凶荒亦欲其稍有濟無巨室本末  
嘗得罪於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  
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凌輕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  
或羅織於平民事若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  
因事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凌人慘酷  
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被苦有訴所合法施行然  
使頑狡竊誣賴主家租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  
值乎戶門有故封伏過廳當量酌可否判行若兜攬閔節為他人  
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妄辭追倍節序饋遺

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自有愆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  
疑力與巽避將之以委曲之意其妄怨夫律已未至處事不公一妾  
傭人亦得以有辭於我以誠敬相與以禮義相遇彼雖伏勢與利其  
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為勢利之交固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  
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  
惴然懼其恃我疑其免我我思所以防閑抑遏之道亦非為政之善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以疑似之迹議我  
妾一男子蓋已不便於此况出而為政將止以正人手故我未嘗私且  
怠也而人或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我未嘗  
貪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嫌不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



將疑而無事不疑之矣一日可疑將死日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尚不可辨况人未必肯以是警我而人之疑我已自籍 積而傳之道路達之金府決害豈淺鮮哉故君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其富朋遊謁所不可辭自合延之書院或室於是邑人相与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款語甚久情好必甚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輻湊其門而請托之路開矣甚者賣斤角打筆奪申乞我金若干當為轉達百里一有請若是飛蓋馳鞍趨謁縣齋語話一時倏然而退則告甲与乙曰已為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今何辜而受此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厅相見吏民共現自難致疑但使礼兒有如彼自不以為慢也且節序宴

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銀容相見既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口喧籍動生風波而非裝之謗具矣甚者多買姬妾却令妓女之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非絃歌之声轉徹於街坊抑亦淫僻之語浸入於閨閫情好稠密事体巨量縱能潔身其他猶有難於防閑檢挑祀者令亦何利而為此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与僚宋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為簡也刻决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知懈怠多令吏人納案俟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人撰擬判案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於公廳之側幕帘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必不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

庫眼封閉吾亦何私其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帑吏侵貸盜賊  
鑽窺乃令分管別或俾寄畜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獵  
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帑切不可卒意移徙涉難明之迹其他  
疑似招謗故亦多端難以筆舌盡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漸明白  
如水清之無滓如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点汗吹颺殆有不可得者  
若曰我此心平止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然遠嫌避跡求以示人哉  
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逮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說郭卷第八十九

說郭卷第九十

師友談記 一卷

李薦方叔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為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趨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好樂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學中有所悅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為章句科本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人之文章事實又方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為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其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為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室訓林予中所編也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讀書為今經筵講官第言簡而當無一

兄字先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書三昧也薦自太史先生初在講筵即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生先按講其說爲未始得與听也邇來遂獲与听先生平時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近伐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具起且乎久待逯英而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爲前一日獲聞按講王制巡狩望秋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望秋之說乃附會望秋之說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求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薦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

爲少時有好多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鉅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尔後常以爲戒自昔三名鄉已相知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某人之資可親然爲所守匹夫之志亦未嘗自變也嘗謂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尔耳士未爲臣進退裕如也他日子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免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志尔爲以此如佩帛茲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此爲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美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必人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筍薦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賦曰因筍寓

意且以爲贈尔其詩曰穿雲斲石遠林空來涉江波万重實比梧桐能  
養鳳擇飈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  
羹知不稱君王王食餽時借薦即和之亦以寓自具之意且述前相知之  
情焉其詩曰鄰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許常編克簡  
冊已勝絲委誰蛟龍短萌任逐霜力重美幹湏煩雪壤封他日要全  
高士豪不應常奉宰夫供奉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筍斲雲峯北  
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怜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調羹未愧等  
千里之貢常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苞時賴故人供薦謂少  
游曰此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而无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  
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謂点檢不破  
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  
工秤來乃算子上算來也薦曰人之文章濶遠者失之太疎謹嚴者  
失之太狃少游之文辭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  
規矩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且乎東坡稱  
之爲天下之奇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四十里白溝上元謁陽翟縣令孫敬之偕會開  
府承議郎張弼并夜語張浙人也傳云劉簽知定州錢穆父居指位其實  
則無也薦謁孫敬之曰歲前薦到陽翟傳將穎叔爲薛熙帥奪待制  
以本官謹知舒州薦曰出京時上宮謝見將穎并以待制意從不足信衆鄉  
人咻之今日穆父之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  
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待宴  
独以上相之夫人得以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向羅

拜宴罷辭謝皆登露金塗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室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史扶掖以示恩意敬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為其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五人上居中室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宮中皆西向室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亦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縵金雪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珠、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為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室慈坐不敢安雖席樂在庭未嘗一視也上前後宮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樣粧梳衣服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番其衣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然敬奉二宮有不正声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悲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二篇至今不忘也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兒有以動人故先擇事

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現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讀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其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及說第七韻又說要終立義第八章尤要好意思耳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浏亮使人讀之不覺捧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緣見題便要類聚事實有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弃之不必惑於多愛者之徒為累耳如事少者須於何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俱對屬親確者固為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傍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金馬器一則無縫而其極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腫不如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只須用四字為客兩字為主其為客者必須暢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少游言賦中作用於雜文不同雜文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練句之工開難開巧開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為工也

少游言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斷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調義理雖是無益也少游言凡賦句全篇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為吾所用此練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凋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兄事廷獨宋范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佑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知是何等文字為白現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合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飭館為偶儻而已若論為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柰何耳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公為其先君薦章總上一時公鄉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名一日大振蓋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翕說之間言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之去者十蓋有八九矣

東坡曰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臥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

有聲望今聞蘇軾偶病未可試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此當例展十日自後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此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及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與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資如此深可慕尔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十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為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五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懲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為監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尅之類隨類來應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為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

日行其令行其令者非也為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薦之所對大略與太史公之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法必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氣豐家給人足則便為太平之實若求其未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乱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耳既不效何必道乎

王豐甫言章元弼項娶中表陳氏甚端嚴元弼貌寤陋嗜拳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夜視之忘寢陳氏有言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與朋友言之且曰綠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蒙之小子為一歲嘗以登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元弼雖養補未登科亦除陳州、李教授元弼好謁當塗鉅公嘗自咸平



晨行七十五里入郿懷刺來謂中途不遑秣馬也甚癯瘁隆冬短褐  
冠弊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之賜厚矣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  
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令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與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  
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可稽風之便  
逆蓋雷雨雹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  
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國朝法綱艇不許住滯  
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稍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  
日折等逐人之俸糧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附  
商販雖無明條許合而有意於蕙客為小人之陷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糧雖明  
許之然漕運既速所食幾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  
既為稅場前併而綱兵所搭遂止近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艇

檢稅之滯小人无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必為既食之盜之  
而榷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為度量往鑿空賈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  
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尅糧填納豈可敷足張文定為三司使曰去  
歲亏六万斛今年不喜五十餘万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為揚州  
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艇檢稅江淮之弊在又徐馬然五十万之闕未能  
遽復數十年之後可見其效淮南楚場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喜百人能救其弊此利自  
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溫叟常提卒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  
諸州所教保甲精粗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委是精粗奏至神宗笑  
之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精字是精確也 晁无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  
曆甚資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舌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晁元咎言項仁宗加祐末英宗判宗正時館中進所校對祝版凡九每版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臣某舊例御書名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親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暘亭已而寤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仁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照亭皆默符英皇之名神宗嚙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之驗預有定哉

李淳希言項侍其祖茂直為江西監司日聞徐禧德霑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曰洪有媪善以三世祿命書一吉凶德沾俾占之媪曰當與兵死徐氏皆怒之媪曰死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其書示之蚤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污狼籍而烏鳥啄之徐氏猶欲以妖言將檄有司笞之媪以衆解得免後得占敗永樂城破膚既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媪說媪尚存洪人因重之又曰禧經制四事實與沈括議入居求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馬禧自守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

見其際禧却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將殘殺禧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數十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弟飲之衆兵怒怨怨凡汲一罌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壕雖死不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又言徐禧之妻黃魯直之堂妹也故禧死魯直祭文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語禧之未朝廷厚其贈典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諡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禧正有一子甚幼曰俯遂獨愛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即位覃恩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大歲矣近娶呂溫鄉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至於力引狂生之謀劇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拳其勇魯直道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窓短檠火大賞之也

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方藝蔬丐錢以

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昼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藝萬莖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儒丈夫於所夢地取萬莖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復取數環錢之曰富貴无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在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儒丈夫乃藝祖也耶位求其僧尚存會建寺賜名普安都人至今稱焉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閑言之尔

翰林志一卷全抄

李肇

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夫翰林為樞機密宥之地所有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纁白綾或以錦被幃帳種褥昼通中枕大官供食湯併餅餌五熟菓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先門內得光明殿

神仙殿自門下省中書省蓋以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吳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杜舉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人數訕亦其事也 唐具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奉館

擢房玄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本官兼李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文典時人謂之登瀛州貞觀初置弘文館李士听朝之際引入夫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玄宗置麗正殿李士明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為集賢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李士集賢書詔乃罷

初國朝修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徵李伯樂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李士刘懿之刘偉之周思茂元万頃范履冰為之則夫朝蘇味道高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則蘇穆賈應福崔湜玄宗初改為

翰林侍詔張說路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為之改為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  
光謹張伯乃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維閣伯具孟臣陳  
兼李白蔣鎮在翰林院雖有其名不掌其事已後翰林始兼學士之名代  
宗初李泌為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掌事之故也

按六典中書詔旨制敕聖書冊命皆案典故也起草進書其禁有四一曰漏洩  
二曰稽緩三曰遺失四曰志誤所以重王命也敕制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凡  
王命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儲屏寵尊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  
制書行大典賞罰授大官爵釐革旧政赦宥降慮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  
褒贊賢良勸勉勲勞則用之四曰發白勅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兵發馬  
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以上罪並用之五曰勅旨為自官承旨而為程式  
奏事請施行者則用之六曰諭事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曰

勅牒隨事承旨不易旧典則用之又各疏於王公則用皇帝旁來勅發乃用  
皇帝之室徵召臣下則用黃帝信室答四夷書則用天子行室撫慰蠻夷  
則用天子之室發蕃國兵則用天子信室並甲令之定制也近朝大事直出中  
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室並旋權也元和初置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勅書德音立  
建儲大誅討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並用白麻帝不用印習起草候閣門鑰入而  
後進制隻曰一百條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門出若謫宰相則付通  
事舍人短步而宣機之務要速亦用双日甚者雖体假退朝而出之凡賜徵詔  
室索慶分曰詔用白藤帝凡慰軍旅用黃麻帝並用印凡大批答表疏不用印  
凡大清宮道現薦告詞文用青藤帝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內  
道現漢道文並用白麻帝雜詞祭文近軍號並進本

凡將相告身用塗花紅帝綾帝所司印凡吐蕃替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

色綾帟工曰檀香木真珠琴瑟鈿匣良繅迴訖一可汗雅羅渤海王書及別錄並用紅色金花綾帟次白檀香木琴瑟鈿匣良繅諸蕃軍長吐蕃宰相迴訖內外宰相摩尼已下書及別錄並用五色麻帟紫檀木鈿匣銀繅並不用印南詔及大將軍清平官書用黃麻帟出付中書奉行却送院封並與迴訖同凡益而不行藏之亟而不用納之

凡叅議奏論撰述注釋无定名奏復无昼夜凡徵天下草澤之士臨軒策試則議科設問覆定與奪凡受宣有堂曆日記有承旨簿記大抵四者之禁无殊而漏洩之禁大約為甚天寶十二載安保山來朝玄宗欲加同中書平章事命張垪草制不行及其去也快滋甚揚國忠公曰此張之咎也遂貶盧溪郡司馬德宗雅尚文章注意是選乘輿每幸李士院顧問錫賚无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玉堂移院於金鷄殿對御起草詩賦

倡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三年贄上疏曰伏詳舊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无私之義為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李士一人太宗听朝之餘但與講論文籍時務得失悉不相干實錄之中具載其事玄宗末方置翰林張垪因緣國親特物承寵過當時之議以為非宜然止於唱和文章批荅表疏其於書密轉不知肅宗在靈武鳳翔事多少創權宜濟急遂破舊章翰林之中始掌書詔因循未革以迄於今歲月滋深漸逾戕分頃者物議有所不平皆云李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体宰相有僭位之名陛下若俯順人情大革前蔽凡在誥勅悉帟中書遠近聞之必稱至當若未能變改且欲因循則李士年月校深稍替換一者謗議不積二者氣力不倦君臣之間庶存終始事關國体不合不言疏

奏不納雖徵據錯謬然識者以為知言貞元末其任益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蓋當時言內貳者榮滯相半及順宗不擇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李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弄神器天下震駭是時鄭剛為內廷之老首定大計今上即位綬細中書侍郎平書事初姜公輔行在命相及就地而拜之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書事適與裴相同直裴相草吉甫制告甫少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有嘆惋之聲相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李絕之敬主於座中及明日中使李士送銀金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有也凡李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為之所入與班行絕迹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官二周為滿歲則遷知制誥一周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南省官給舍丞郎宋吳元年

勅翰林李士朝服序班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金門候者其入院試制書卷共三首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門下於麟德殿候對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蕃因褥尚食使供殽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為勅設序立拜恩訖後就宴又賜衣一付絹二十疋飛龍司供馬一疋旬日又進文一軸內府給青綺綿被青綾袴裙青綾單帕際通中挑銅鏡漆奩大小象篋象梳漆相銅沙羅銅甯碗紫絲履白布手中盃木架床鑪銅紫席毡褥之類畢備內諸司供饌飲之物主饌四人掌之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送迎於櫺仗門內橫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 錢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布三十疋暑服物三十疋綿七疋寒食郵料三十疋酒館店酪粥胛肉餽清明火二柱蒸饌端午衣一付金盃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綾竹大扇一柄角粽

三服沙蜜重陽酒糖粉糕冬至歲酒兔野鷄其時菓新茗瓜新脣是為經制直日就酒文下直就第賜之凡內宴坐次宰相坐居一品之班上別賜酒食珍異與宰相同賜帛二十疋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初晦日上巳重陽節百寮宴樂翰林李士每節賜錢一百千其日奏選勝而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凶年旱歲兵革則每歲鳥常

凡郊人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子御帳之側侍從親近人臣第一御舍元殿丹鳳樓側二人於宮中乘馬別駕出殿門徐出就班大慶賀則供出就班

凡當直之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兼僕自起居御史即官入五直一僕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僕新迂官一直服價名於次之中減半着為別條例題於北壁之西閣凡交直候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直者疎數視人之衆寡事之勞逸隨時之動靜凡節忌投衣二分田假之今不霑有不時而集併夜而宿者

或內務不在外喧已寂可以探窮理養性浩然之氣固前輩傳楞伽經一本亟在屋壁每下直出門相誑謂之小三昧出銀盒承馬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云去纏縛而自在也北序前階有蒼塼道冬中日影及過五磚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日過八磚乃至衆呼為八磚李士

元和以後院長一人別勅承旨或密受顧問詔召對揚居北壁之東閣號為承旨閣子其屋棟別列名為政事堂駕在內即為明福門置院駕在具駕慶宮則於金明門置院今在石銀臺之北第一門向傍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八重復號為朝門入門直西為李士院即元和十六年所置也引鈴於外惟宣事入其北門為翰林院又北為少陽院東屋三院西廂之結鱗樓南而立禁軍署有高品二人知院事每晚執事於思正殿退而傳旨小使衣綠黃青者逮至十人更番守曹南序五間本李士騎馬都尉張垣為公主堂今東西

間前架高品居之中架為藏書南庫西三門前架中三洞豁設榻受制旨  
印信書詔二時會食之所四辟列制勅名數其中使置博一局印櫃中間為  
北一戶架東西各二間李士居之出北門橫屋二間當北厅通廊東西二間為  
藏書北庫其二庫書各有錄約八千卷小使主之西三間官官居之考曰侍  
制北厅五間東一間是承旨閣子並李士雜處之題記名氏存乎壁者自呂問  
始建中後年月遷換乃為周悉南北二厅皆有懸鈴以示呼召前庭之南橫屋  
七間小使居之分主日牘詔草帝筆之類又西南為高品使之為廡北為室  
庫之北小校廊抵于北厅西舍之南其門待詔載小平常處其中死而復  
生因改為南向之宇登山水石樹號為登堂次二門貯遠歲詔草及制本詞  
策又北迴而東並待詔居之又東登於東垣為典主堂待詔之取執筆硯以俟  
書寫多至六五員其選以能不以他故未嘗用士自王伾得志優給頗厚率三

歲一轉官有至四品虛廊曲壁多益怪石松鶴北厅之西南小樓王涯率  
人為之院內古槐松玉蓋藥樹栉子木瓜菴羅峒山桃李杏櫻桃紫蓋  
葳辛夷蒲萄冬青玫瑰凌霄牡丹芍藥石竹紫荂蔓青菊尚陸蜀葵  
萱草紫苑諸李士至者雜植其間殆至繁盛元和十二子肇自監察御史  
又明年四月改充補闕依戢守中書舍人張仲素詞部郎中知制誥段文昌  
改司勳員外壯元額司門員外沈傳師在焉是時睿宗文武皇帝列衣海岳  
十二州為三道歲以屠翰苑皆為凌玉清翹紫霄豈於止登瀛洲哉亦曰王署玉堂焉

素書一卷

抄全

黃石公

原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各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  
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  
人之所宜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



欲為仁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勢審乎治  
亂之機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  
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高而名重於後世  
矣

### 正道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全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  
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足以分財此人之豪也守取  
而不廢處義而不迴臨難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 求人之志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志所以讓過省色戒酒所以無污避嫌遠  
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  
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

近忠篤行所以接人任才使能所

以洛務彈患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撥應度所以應設卒  
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患所以无咎極、搜、所以立功競、業、所以保孫

### 本德宗道

夫心志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傳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  
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体物繫莫繫於謹獨言莫言於知  
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敗病莫病於无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  
幽於貪嗔孤莫孤於自恃范莫范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 遵義

以明示不闇者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或以言取怨者禍合無心幸  
者廢後今謬前者毀怒而无威者犯、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  
其所敬者凶兇合心尚者孤親讒遠患者妻近遠色是者惜女謁公行者

亂私人之官者浮凌下取勝者役名不勝實者耗略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尊而薄人者弃以小過弃大功者損群下外異者淪上下相違者毀上下相怠者无公上下相易者頃旣用不任者踈行賞恪色且阻多許少者怨旣迎而拒者垂薄施而厚望者不挾貴而妄賤者不久念舊恩而弃新功者凶惡舊念新君忘用人不得止者殆強用人者不蓄為人擇官者訖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計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貨賂公行昧聞善怒畧者不喜說過不忘者暴所任不可疑所疑不可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不生賞人必不服者恨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听諛而美聞諫而讐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貧人之有者殘

### 安礼

怨在不赦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主在積善禍主在積惡飢在墮農寒在墮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迎來貧在弃時上元常躁不多怨心輕上生罪悔下无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直友曲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得者求貧急不得貧者養人厚矣士去國王之先逝君行善政貧人先出後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皆歸邦將亡者貧先避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頹者大禽不棲林踈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波澤者溢弃玉取石者育羊剪虎皮者辱衣不拘領者倒走不視地顛枉弱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人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民先弊存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迹者宜預避畏危者安畏存亡失人之所有道則吉無道則

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福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終務善策惡者無惡事无遠慮者有近憂重可所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功取不可使裨庶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其随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仁相愛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志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感相類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後可與理遠釋己以輒人者逆正己以化人者順逆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乱易行則理詳体而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說郭卷第九十

說郛卷第九十一

世說八卷

陳仲舉言為士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特目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復生矣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謹雖閭室之內儼若朝廷陳元方兄弟盡友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娶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此人作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復不畜妾

庾文亮乘馬有約虞凶馬也不利生或令賣去使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不可安已而移于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之美談效之不可遠乎

邊文礼見袁奉高言語失次序奉高曰昔堯騶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也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兄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飲那得行礼

鍾毓兄弟小兒特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竟且托寢以現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以成礼不敢不拜之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小極對之瘦睡顧思所以

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崇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体少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竟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周僕射顛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舉言笑看之既坐傲然嘯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侃疾篤無敵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語  
言特賢以為德音劉尹與桓宣武共听講禮記桓公云時有仁心處便竟  
及尺玄門劉曰此未闕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  
自相應發使人應接不服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謂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  
車騎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數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弥在坐曰世  
尊嘿然則為許可衆從其議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難以為佳謝景  
重在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  
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王郎中坦之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現過江

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作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

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爽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聖所制  
荅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豈足多譏謝混字叔源羊孚

曰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為棲身之器陳仲弓為太丘長特吏  
有詐稱母病求假事竟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奸仲弓曰  
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奸豈復過此

賀太傅郡字岳伯作吳郡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  
鷄不能啼賀故出門至門反顧索筆足之不可啼殺吾是於兒至諸  
此即檢諸頸陵後吏官失及歲通忘悉以事言上罪者甚重陸抗特為  
江陵都督故上清孫浩然得釋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文字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

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言融召令等一轉便決衆駭服及玄業成符歸  
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之乃坐橋下在水上援  
木融傳式丞之告左右曰玄在橋下水上而援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境以  
得免

何辛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神妙乃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  
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劉

真劉真長與殷淵源理如小屈殷曰惡鄉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南  
陽望世林與魏武同特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作司空總朝政  
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從不配  
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表存尼  
嘗請學此散無禁故未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子生三千人上書請以  
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笥中夷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曾公少時見橋玄玄謂曰天下方亂郡推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不能君實  
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以子孫相累  
戴安道年十歲在瓦官寺畫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  
恨吾老不見其盛特耳

陳仲弓當難曰若國居者其治國之器譬諸寶欲則治世之干將武元  
夏侯目裴王曰戎蘭約措清通

汝南陳仲弓穎川李元礼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受前後蔡伯喈評之  
曰陳仲弓強於犯上李元礼嚴於攝下犯上難躡下易仲奉在三君

之下元祀居八俊之上。

王夷甫以王東海承此樂令故王仲即作碑云當特標榜為樂廣之儷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者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懷之既竟曰門中活潤字王正嫌門大也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常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鰓俱進惟東亭入常在前竟數十步諸人莫能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向諸人皆以從官惟東亭奕奕在前捷悟如此

陳林道遠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諸會陳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人如以意柱頰望鷄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遠於是竟坐不得談王司公在謝公坐詠入不言方出不辭東迴風兮戴雲旗語人云當是

時竟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曰司馬梁王莽叛玄特事羽已濟在平葉上若皮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案頭既畢令問謀闔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末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問之追擊此失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生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之入懷李安國豈如玉山之將頽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桓捉白玉柄麈尾與手無分別

有人語王戎曰穉近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群答曰卿未見其父耳



周處年少時充強使氣為鄉里所患聞義興中水有蛟山有白額  
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  
除二橫唯餘其一處即刺犯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  
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  
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作處自改意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止見  
清河其以惜處云欲自脩改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陸機為  
平原內使陸雲為清河內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  
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今名不彰飛處遂改厲終為忠臣孝  
子

王丞相拜司空相庭尉髮作兩鬢葛屨紹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  
言何龍超何龍故自退不覓至臺門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容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名吹也孟和未達  
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于時微雪昶於簾間窺之歎曰此  
真神仙中人

王仲宣擊好駝鳴既矣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駝鳴可各作一聲以  
送之赴客皆作一駝鳴

王脣仲為尚書令看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垆下過顧謂後車客  
曰吾嘗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垆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  
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王戎喪兒石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  
聖人忘情最下及情之而鍾正在我輩簡善其言更為之慟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扣門高

矣。保身之道不足。

李厥是茂曹弟五子。情真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辭為府掾。取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孟萬年及弟少孤。陋居武昌新陽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矣。見之莫不重相會。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毋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且貴富不祥。不如以兵萬人。事成少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作。有幸者。輒披圖召之。中常者皆幸。貨賂王昭君。姿容麗志。不荷求王。遂毀於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妾。漢帝以明君克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漢成帝幸趙飛燕。讒班婕妤。詔於是考問之。辭曰。妾聞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何。知詐亦何益。故不為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也。坐者未知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軍餼。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墓。復以壞其勢。相者主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墜馬折臂。位果至公。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邊水。景純日將當為陸。今沙漲。若數十里為桑田。其詩曰。北阜列列。巨海昆昆。壘壘三墳。悔毋與昆。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銜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弥若曰王公若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許云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後少時不去我成輕簿京尹孝武在兩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時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佗語竟問伏滔何在不在此故未易得為人作友父如此何如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拍酒毀器泣涕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甚不可听便飲肉陶然以醉矣

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坊沽酒阮與王安豐嘗從之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姑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聞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史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浮即便夜乘小船就之越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笑傲醉放自若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想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子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覓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王大尉問眉子汝升名字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忘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教邪庾曰不尔樂今耳周曰何乃刻畫無益以唐突西子也

王右軍少時其望詔右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欲去大將軍留之曰尔家司空道元規復何所難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直士率將少年能食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大之送一車李與和公因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車衣後更責之

石崇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之不尽者使黃門腰斬美人王丞相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大將軍固不飲現其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物類相感志

凡帝王將生毋必望月故賦云夢月如懷生子為王墨子云丁酉日或乙酉日燒三歲白雞羽風立至又燒黑犬皮風立至

蝮在地中若羊非羊若猪非猪食人朽木穿其首則死今人撞相墓上以防其害也

淮南子云取龜前土持去令人不思鄉

人夜寢危好惡事欲令彼夢與己相同者竟則倒者被頭易枕而卧以氣三呼則彼人之夢還同己夢明日說同

人或賸無故癢搔不可止當食異味

人生死處已定不可輕易若人生他日合葬之地必少裂

陳藏器云食布谷腦骨令人宜夫婦

大藏經云有恩愛之國士不妻女不夫精氣相感不假交接而

生子也

漢將軍李陵營中鼓不振索軍中婦人斬之乃鳴

娠娠時欲男將斧潛於床下月者一即生男

蒲牢獸名出海畔而性畏鯨魚鯨魚或觸之則鳴聲如鐘今人多狀其形於鐘上

大蛤燒作灰糞遂通用百虫不近尸也

程史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群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折字自名過馬因謾呼

問家人字蹟多音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手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銀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識無異豈天道謬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果然也

晉益杆

余居負山在益城之中先君來卜築時嘗為戎帥皇甫玘宅玘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布之塗墜版築或得而苗致郭何者遂整其半獨餘一面壁立餘家既來而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隆慶元年五月大雨墮其顛古家出焉初謹數甍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

山僕墜周半甬土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傍列瓦釜二十餘左壁  
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散扶筮中有其廣節  
他皆已化有小甕餅如硯滴竅其背為蝦蟆形制甚朴足下有一瓦盆  
如襲器有銅帶數銙髹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鉄有半鏡一銅盆絕數合  
沈珠無古制度中有双鱼盆底有四鏤附着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冗  
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着年月姓名如先獲者望皆是矚曰  
晉征虜將軍墓餘既哀而揜之既數曰復雨山

無地境埋焉餘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特蓋  
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頭者不著於此史又  
無名氏可見甕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為起  
於唐高陟五原雲而不知晉已有之餘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

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文統選  
吊冥漢君文亦有羨意其骸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餘或為  
親識間持去盆杆謹僅在而餘侍親如閨留于家兩辰歲語禁挾銅  
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俱杆復借送官獨盆偶積宅所舍乃  
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特亦重可嘆也因志於此以俟博識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時問事但召布衣交日飲而已日竟  
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  
坐而對曰佳甚丞相驚為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皆逃歸矣一  
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視之宰德化  
假日為餘歲言士人信金滑稽人也

賢己圖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現畫山谷出李竜眠所作矣己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八方据一局投遼盆中并皆旅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便色起立纖穠態度曲尽其妙相與嘆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觀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恠詰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合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金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眠

蘇衡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大府簿特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二妹其長者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稼娶每行勸倚市簷

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現之日指手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國粟蓋立於園外即可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皆微偃有璫以賂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特郭隸為帥周伯聞一往必敬喏其聲如鍾德壽特欲見之惧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逾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曰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資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坐之不暮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于人妖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宗弗之信玩

而方士之輩者頗言之有詔斬之隨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悔將為偏閔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首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鍾者力役弼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李白竹枝詞

詔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頭歌羅繹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箬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繹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索落日四十九度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兄弟又自書其後書古樂府有邑東巫峽長猿鳴三声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傳與巴娘今以竹枝歌之惜其声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

與巴娘今以竹枝歌之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繹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兄弟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於繹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矣其詞曰一声望帝苍片飛万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听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圪倒退摩圍山腰胡子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入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地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章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能不掩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龍見赦書



全國熙宗宣皇統十五年夏竟見御寨官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  
 曹大惧以為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為當肆赦遂當制李士  
 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壯于小子之言文武奏銜譯者不  
 曉其退託譙冲之義乃曰漢兒疆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  
 曹驚問故譯釋其意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  
 眼小子為小兒孩曹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其口  
 棘而醜之竟不知譯之為愚奸也其年曹殺亮于登宝位赦暴甚  
 惡乃此

武侯心書 一頁

諸葛孔明

兵機 逐惡 知性 將才 將器 將弊 將忠  
 將善 將剛 將驕 將強 出師 擇才 智用

不陣 試將 戒備 習服 軍嘉 腹心 謹候  
 機刑 重刑 將嘉 審日 天勢 勝敗 假權  
 哀死 三賓 泛應 便利 應机 揣能 輕戰  
 地勢 精勢 擊勢 整師 厲士 自勉 戰道  
 知人 察情 威令 東夷 南蠻 將措 西戎  
 北狄

夫兵之權也是三君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群下譬  
 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  
 於江湖中欲求海洋之勢奔涛戲浪何可得也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諸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  
 曰虛誇妖說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眾五曰同侯得失陰結敵人

此所謂奸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夫知人之性莫能察焉美惡既殊情  
見不一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尽力而不忠  
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言三  
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  
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性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如賢疾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  
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強言而不以禮  
一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氣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崇勢鬼  
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中殺將不可悅悅則賞不行賞不行  
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軍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大師  
進鉞于君君持鉞柄以授將誓詞曰謹此將軍其首之復命曰見其  
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  
失忠信士未坐勿坐未土食勿食同食者勞逸齊其苦均危患  
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援詞訖出門引君而去君送之跪而推轂曰  
進退惟將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  
敵于前无主于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聞故能戰勝于外功  
成于內揚名于後世福流于子孫矣

夫師之行也有好聞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  
有氣冠三軍才力勇健者聚為一徒名曰徒突冠之士有輕足善

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擐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時亦不逆天又不逆人也

國之大務莫先於武備若乃失之毫厘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朝夕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于鬲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危不可以師又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警黃尚有毒而况國乎無備聚眾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

則不可備矣

夫三軍之行有仁侯不審烽火夫度後期犯令不應執速但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柰下斂削无度信卒損已不恤飢寒非言效祥妄陳禍福好事喧雜驚馬感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踏武庫擅給其身此九者三軍之嘉有之必敗也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日天二日地三日人夫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亭華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峻嶺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击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五聖將矣三軍回礼士卒周備粮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无敵所擊者万全矣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義以勇聞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教驚士卒惰慢上無礼信下不畏

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屬以禍福相感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于机也非智者孰能見机而作見机之道莫先于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退之蜂螿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苗變速非慮也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勝也特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事孰逆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堪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現之強弱之形可決矣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禮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厲之以言則士無不死 畜息不法 一則士

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士無不勸矣夫一人之身統百万之衆束肩歛息踵足听命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若上刑罰下無礼敬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形令之刑之令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之姓薄礼少礼悍急能閉依山墜海憑以自古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苗也若上乱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隙生隙生則可脩文德以束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

南蛮多種性不能交合連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痾疾利左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之性乃悍好利或居城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聞難

敗自蹟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 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侯之  
以外糞糞之以內亂則可圖也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難南侵漢境勢失則北遁陰山足  
以自固足以自衛飢則補獸飲乳寒則覆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  
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云不可以戰其略有三漢卒且  
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聞也  
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于步日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倍之漢逐  
虜則費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日運負之勢已殊走  
逐之形不等此其不戰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奪地形之勢  
則騎疾于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  
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練銳士以禦之廣營田以實之設烽候而

待之俟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力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  
疲而虜自寬矣

三輔黃圖

苗昌言

宗兆在故城南寇里

憑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

扶風在夕陰街北

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  
風共治長安城中是謂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  
治華阴左輔郡尉治高陵右都鄙王莽分長安城傍六都置師  
各入分輔為六郡尉謂城安陵以西北至狗邑蒙渠十縣居宗尉京  
都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

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居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伯郁夷十縣屬光祿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殺翔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高陵

賀湯宮秦文王所作在金蔚縣西南十三里

抵湯宮秦昭王所作在金坡州扶風縣東北

西垂宮文王元年居垂宮

平洋封官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于平陽宮

橐泉宮秦宮覽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現下

步高宮在新豐縣赤名市丘城

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

魏宮秦宣太后起在金陵州号魏界

長陽宮在今盤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伯公至漢脩飾之以脩行幸宮中

有垂陽數畝園為宮名門日射熊秦漢遊獵之所

斬年宮穆王所造南記曰斬年宮在城外秦始皇本紀斬年宮在雍

梁山宮始皇帝梁山在好畤

信曰亦曰咸陽宮

具樂宮秦始皇造漢脩飾之周回二十余里漢太后居之

朝始宮皇之十五歲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曰吾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朝于謂南上林苑庭中可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矣

千人唱万人和收天下兵扎之咸陽銷鋒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

立于宮門坐堂三大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

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未見臨兆其大五丈足跡云足銘李斯

篆篆括書董卓悉推破銅人銅台以為小錢英雄記曰改日大夫見臨北銅人鑄臨北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仰有以也余二魏明帝以從諸洛陽清門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畜之

阿房宮亦曰阿城東城之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規模三百余里離宮別館弥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十余里表山南之顛以為闢洛樊川以為侘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為梁以磁為門周馳為復道度謂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責令名名之作宮阿基旁故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余万分作阿房宮

或作驪山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注為謂城縣有蘭池宮

鍾宮在鄜縣東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銷為鍾撥此或其怨也

馳道案奏本記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注曰馳道天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賈山傳曰秦為馳道

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口湖之上濱海之現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繁其外隱以金椎以青松漢金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丈三丈也不如没人其車馬云閣二世所造起閣欲雲與南山齊

望夷宮在滎陽縣入界長平現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為宮名林光宮胡亥所造崇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

### 都城十二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羈城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

曰出佳瓜廣平人郡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  
時人謂之東陵瓜

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荷門漢書王莽天鳳二年霸城門王莽更霸  
城門曰仁壽門無疆亭

長安城東出第一門曰清明門一曰籍田門以外門有籍田倉一曰凱門  
漢書平帝元使四年東風吹屋瓦且尽即北門也漢宮殿疏曰第二門  
名城東門王莽更名曰宣門布惠亭

長安城東出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漢書曰成帝建  
始元年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祿道又疏廣太傳受少傳  
疏乞骸骨扁公卿大夫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布此門也其郭  
門亦曰東郭門逢前掛冠處也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東都至

### 門外郭亭三十里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二門覆盎門一魏杜門廟記曰覆盎門與洛城門  
相去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魯班所造橋工巧世長洛宮在城中近東  
直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注云故杜陵之下聚洛也故曰下門又  
端門北對長樂宮漢書曰戾太子所欲覆盎門出奔湖王莽更名曰永  
青門長茂亭

長安城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霸路門北對武庫王莽更名曰老社  
門顯樂亭

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一曰便門即平門也古者  
平便皆同字武帝建元二年初作便門橋跨渭水上以趨凌其易直  
三輔志錄曰長安城西門曰便橋橋北與門對因號便橋王莽更名



曰信平門試正亭

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漢宮殿疏曰章城門漢城西面南城第一門三輔舊事曰章門亦曰光華門又曰便門漢書成帝元延元帝年章城門社自亡王莽改曰万林門億年亭

長安城西出第二門直城門漢宮殿疏曰西出南頭第二門也亦曰故龍樓門門上有銅甕本名直門王莽更名曰直道門端路亭

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王莽改名章義門着義亭其水北入有丞里民呼曰丞里門

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漢宮殿疏曰高門長安北門也又曰鶴雀台門外有漢武承露盆在臺上

長安城北第二門曰厨城門

長安城北出頭西第一門曰橫門

漢城門皆有侯門至侯特謹啓閉也

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丈上起現宇而嘗射飛鳴于台上故號鴻台漢惠帝曰長樂宮鴻台矣臨華殿在長樂宮前殿後武建漢書成帝永始四年長興宮臨華殿災溫室殿漢宮殿疏在長樂宮又漢宮閣記在未央宮

長信宮漢太后帝居之按道灵記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殊之象也殊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殊為名又永壽永寧殿皆后所處也宣室溫室清涼皆在未央宮殿北宣門廣明皆未央殿東昆德玉堂皆在未央殿西

宣室未央殿前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于宣室漢取旧名也

漢書曰文帝受厘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又王莽地年皇城中有少年朱弟張蕪等燒宮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過宣殿武帝建冬處之溫暖西京雜記温室以樹塗壁被之文繡香柱為柱設之文齊屏風鳴羽帳規地以荊列宿氍毹漢書曰孔文光為尚書令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或問温室省中樹何木光不應

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也亦曰清近室漢書曰清室則終夜含霜即此也董偃常卧清近室漢書曰清室則終夏以昼石為牀文如錦紫琉璃帳以紫玉為盆如屈龍皆用雜室飾之待者于外扇偃曰玉店豈須扇而後涼也又以玉筋為盆貯水為膝前玉晶為水同潔待者總水無盆必融溫席乃拂玉盆墜水玉俱碎玉晶于塗園所貢

也武帝以此賜偃

賢

麒麟殿在未央宮有麒麟殿漢書哀帝燕董父于麒麟殿視矣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王闕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天子也陛下奉承宗廟當傳之無窮安可妄有所授帝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

金華殿在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回孛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承明殿未央宮承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序云內有承明著作承明亭即此也漢書武武帝謂嚴助也

君厭承明之聲又成帝之鳴嘉二年雉飛集承明殿屋

蒼龍白虎玄武天之西靈以正四王者制宮闈殿閣取法焉

掖庭宮在天子左右如殿殿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層城合歡蘭披香鳳凰先夫等殿殿後有增脩安處常亭蘭若椒風起越蕙草等殿為四十位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高門殿漢書曰汲黯請作高門注曰未央宮高門殿也

非常室漢成帝按和二年鄭通里人玉褒蜂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入前殿至非常室中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

陵室在未央宮藏室之所也  
曝室在正掖庭織作染練之署謂之曝室取曝晒為名耳有孟夫官屬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漢書昭帝記曰始元元年上耕于鉤盾弄田

內謁署在未央宮屬少府續漢書云掌宮中步帳褻物丁芋漢宮云令秩若干

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大宛馬以銅鑄匠立于門署因以為門  
右未央宮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

馭沙宮馭沙馬行疾兒馬行还疾一日之間遍宮中宮宮之也揚諸宮揚諸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天梁宮梁木至于天言宮中之高也四宮皆在建章宮音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玩室浣布切玉刀白象大雀獅子宮馬亮塞

其中

鼓黃宮漢宮閣疏云鼓黃宮周迴一百三十里步在建草宮西北神明書堂漢書曰建章有神明台廟記曰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盆有仙人舒掌捧銅盆玉杯以承天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右建章宮

壽宮北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祀神君神君未到肅然風生帷帳皆動

明光宮武帝大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與長樂宮相連屬漢君元后傳曰成都侯商嘗疾欲避暑從此借明光宮蓋即此王莽建國元年改明光宮安定館安之太后居之

太子宫甲觀太子宫有甲觀盃甲堂者甲乙丙丁次也漢書曰孝

成宣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盃堂元后傳曰見也盃堂謂宮殿中彩盃之堂

右北宮

鈞戈宮列山傳曰鈞戈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少好酒病卧六年右手鈞卷飲食少望氣去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見君姿色佳麗武帝及其手得玉鈞而手展有宍生招帝姬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戈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所居曰鈞戈宮自夫人加捷好後得罪掖庭獄死及殯香一月昭帝即位追尊為太后皇更葬之發六十二萬人起現其棺視但有彩履王褒雪陽記曰鈞戈夫人徙至甘泉而卒屍香聞十余里奕雲陽武帝思之起通灵台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台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漢武故曰事鈞戈宮在直門之南

昭台宮在上林苑中孝宣霍皇后帝立五年處昭台宮後十二歲徙林雲館乃自殺

長安宮林光宮中有長定宮三輔決錄曰后從帝行幸于井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陽宮歲余長定宮

長門宮在長安城西漢曰外戚傳曰信都太后與信都王俱居儲

永信宮孝哀帝尊恭皇太后稱永信宮中安宮孝哀帝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

儲元宮在長安城西漢曰外戚傳曰信都太后與信都王俱居儲元宮

大臺宮在上林苑中長安西二十八里書江克召見大台宮

葡萄宮在上林苑西漢元帝元壽三年單于來朝以太勝厭勝所今

此之宮

步壽宮秦亦有步壽宮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耳漢後宮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後翊鳳凰集處玉得室乃起步壽宮

梁山宮梁山好畤界即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古公踰梁山迂岐不及秦立梁山背北山下也史記秦本記始皇三十三年幸梁山宮即此也

黃山宮在畀平縣西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即此也

回中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處雒西北北出符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侯騎至中雍武帝表術四年幸雍道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有之良宮相送

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仁殿望仙台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

棠梨宮在其泉宮苑垣外雲陽南三十里

竹宮其泉祠宮也以竹為宮天中居子漢旧似雲竹宮去坛三里宜春宮本集之為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社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水菖蒲百本山薑十本其焦十二本菑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其橘皆余本土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子庭無一生者連年又多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年華實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歲不後蔣矣其實則歲馬貢邸傳者疲斃于道極為生民之後至漢安帝時交趾脚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

五柞宮漢之高宮也在扶風豔屋宮中有五柞樹因以為名

昇湖宮在湖城縣界者皇帝採首山銅以鑄昇成有竜下迎帝仙者小人攀竜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于此建宮

思子宮武帝寤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台於湖

萬歲宮武帝造紛陰有万章宮宣帝元康四年幸万歲宮神爵數集以元康五年為神爵元年

首山宮漢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群臣于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作首山宮以為高灵館明光宮武帝求仙处明光宮祭燕趙美女二千八克之足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至滿三十者出掖之後庭合摠其籍時有死者出随之

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去長安五十里

恭得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造外傳戚姬使曰趙王內傳趙媼博之說其室曰養德宮

右其泉宮

日華宮河間獻王得業曰華宮置客館二十余區明侍孝士自奉養甚薄不謂賓客

耀華宮梁王孝孝營室宮苑圃之樂作耀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灵山有处寸石落 岩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池洲鳧渚其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花異樹珍禽博獸畢有王曰與賓賓客戈鈞其中

苑圃

周灵園文王園也

漢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

甘泉苑武帝置緣山谷所至雲陽三百一十八里西入扶風凡周迴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台閣百余所有人仙觀石闕觀封岳觀鳩鵲觀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為离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思賢苑孝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帟褥甚麗

博望苑武帝立子據為太子為開博望苑以通賓客

西郊苑漢西郊有苑園林麓教澤連亘繚以周壇四百余里离宮別館三百余所

三十六苑漢仅注太僕牧馬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節為苑監宦官奴婢三万人養馬三十万又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為之牧馬处為苑

樂遊苑在杜陵西北宣帝仁壽三年春起

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

### 池沼

周文王灵池在長安西三十里

鑛池在昆明池正北即周之故都也

滄池在長安城中旧高云未央宮有滄池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太液池在安故城西建章宮北來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

唐中池周迴十二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

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戚夫人侍高祖嘗以如意趙王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年月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以和之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十闋之閉以五色綵相繫謂之相眷愛八月四日

出彫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平淩就北斗星辰求長生病乃先正月上辰出池邊與濯食盆蓬餌以破妖邪三月上辰張樂于池上丁池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薊池即草池東坡池西坡池當階池大台池即池中首池在上林苑中兩穎荆池生荆草以織席西坡池即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坡即二水名因為池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南越王趙他所獻号为擎大樹至夜光景帝煥然

少府傾飛外池漢儀注傾飛且繒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故有池秦酒池在長安故城中

影娥池武帝鑿也以現日其旁起望鵲台以眺日影入池中使宮人秉月美日影名影娥池亦曰洗蟾台琳池昭帝元始元年置



觀池在長安城西益池在西並廢

水池在長安城西曰圖云西有麗池亦名聖女蓋泉水麗池去德近  
傳說之訛也

夢華錄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于西州金梁橋西夾之  
道南漸次長立正當谷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日鼓舞班  
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現賞灯霄月夕雪霽茗特乞巧登  
高教館池苑游奪目則青樓昼閣綉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  
爭馳于御路金翠觀目羅綺飄香新声巧笑于柳陌巷衢按管調  
絃于茶坊酒肆八荒爭轆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宴  
區之異味悉在庖厨花滿路何恨春遊蕭鼓

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奢侈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并郊則孟  
亭頻現公主下降皇子紉妃脩造則創建明堂沼鑄則立成昇殿現嬉藉  
則府曹衙內省宴著变化天子則唱名武人換授撲數十年闡賞  
疊遊莫之厭足一旦共大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  
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及  
曩昔後生往往妄生不然僕恐生六段論其風俗者失于事實情為  
可惜記編次成集庶幾聞覓得觀當時之盛古人有夢遊華胥  
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之見或自  
之日夢華錄然亦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忽得之于人不無送  
關倘遇鄉黨宿德補綴用備入勝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  
者蓋欲上下通曉耳現者幸詳焉紹興丁卯歲除自出蘭居士

孟元老馭

御街

坊巷御街自德相樓一直南去約濶二百余步西也乃御廊內許市人買賣于其間自政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東漆杈子兩行中心街道不得人為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外杈子裡有碍石甃砌御水兩宣和間盡植蓮荷也岸植桃李梨店雜巷相間春夏之間望之綉

宣德樓前省府宮宇

宣德樓前左南廊对在掖門為明堂頒朔布政府秘書省右廊南对右掖門近東則西府八位西則尚書省御街大曰前南左右則景靈宮右則西宮近南大成府次曰太常寺州橋西轉大街面南曰左藏

西近東鄭大宰宅青魚市內行景靈東宮南門大街以東南則唐家全良鋪温州漆器什物鋪大相國寺直至十三間樓旧家門自大內西廊南去景靈西宮南曲即对报慈寺御街進奏院百鍾員藥鋪至後化橋大街西宮南背街街廊杈子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東亭繹大遼大使繹也相对景家珠子鋪余街賣特行紙盞巷果鋪席至後儀橋之兩廊開封府街街一直南至过州橋西也皆是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巷包子李家香鋪曹婆肉餅李四分茶至朱雀門街西也橋西即投大街為之麪院街街南过仙正殿前有接子後有台榭人謂台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良瓶酒七十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飲熟羊肉鋪向去西皆妓館舍都人謂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色子余皆美店分茶酒

店香藥鋪

朱雀門塔巷

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麥稍巷狀元樓余皆妓館至保康門街其街東朱雀門外西道新門瓦子以南殺猪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余皆居民或茶房街心市井至夜尤盛過龍津橋南去路心又設朱漆杈子如內前東劉庶宅坊以南五里許皆民居又東去橫大街乃至五岳觀後門大街約半里許乃看街亭尋常車駕行幸登亭現馬蹶于此東至貢院什物庫禮部貢院車營各車場街南保直宮直至蔡河雲驛橋御街至南薰門裏街西至岳橋最為雄壯自西門東至去現橋單太橋柳陰牙道約五里許內中有太一宮祐神觀街南明麗殿奉明園九成宮內安頤九鼎近東即迎祥池夾岸垂陽紫蒲蓮荷鳧鷹遊豫其門橋亭台榭棊布相罨每歲清明日放百姓燒香遊現一日竟津橋南西壁樞密宅以南武孝巷內助子張宅武成王廟以南張家餅明節皇后宅西至大街曰大巷口又西曰清風樓酒店都人夏月多乘涼于此以西老鴉巷口軍器所直接省第一座橋自大巷口南去延真觀延接四方遊民于此以南而去小巷口三季院西去直抵宜南橋小巷南去即南薰門尋常士庶殯葬車馬皆不得徑由此門而出與大內相對惟民間所宰猪頭從此入京每日晚每群萬數止數十人驅逐无有此乱行者

州橋夜市

出朱雀門直至龍津門自州橋南去當夜水飲饅肉乾脯玉樓前糴兒野孤肉脯雞梅家鹿家鷓鳴雞兔肺膳魚包子雞皮腰

腎雞碎每斤不過十五文曹家從食朱雀門旋煎白羊腸鮮脯燻凍魚頭薑豉刺子抹臙紅絲批功羊頭辣脚子姜辣蘿蔔夏月麻腐雞皮麻飲組紛按蒼沙糖水雪冷元子水晶皂兒生淹水木瓜雞頭穰豆水雪凉水甘草荔枝膏廣芥瓜兒鹹菜告斤梅子薑蔥薑笋芥辣瓜兒細料餠餠兒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極力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棖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盆兔旋炙猪皮肉野鴉肉滴酥水晶鱸魚甲子猪臟之類直至竟津橋酒臨肉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 東角樓街巷

自宣德樓東北角樓乃皇城東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頭街北去從鈔行至東華門晨暉門寶錄宮直至酸棗門最是

鋪席要闊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東去乃潘樓街街南曰鷹殿只下敗鷹鷗客舍皆玳珠足帛香藥鋪席南通一巷謂之介身並是金良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間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賣買衣服書盃玳玩犀玉平明芋頭世肺赤白腰子好房壯腰鷄兔鴿鴿野味螞螂蛤蚧之類說方有猪首作人上市買賣令碎作料飯後飲食上市如酥蚤食棗銅灯紗團子香糖果子蜜煎彫化之類向晚買何委頭面冠梳領林玳玩動使之類東去則徐家瓜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以裏瓦兒中大小鈎欄五十余坐內中瓦子蓮巷棚東瓦子夜又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怪皆後來亦有人于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唱故衣探持飲食剗刀紙盃金曲之

類終日拱此不竟抵暮

潘樓東街巷

潘樓東去九十二里街謂之士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果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傳一易買賣衣服番昼院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以東街北道十萬宅街南中山正店東榆林巷北鄭皇后宅東曲首向北墻畔單將軍廟乃單雄信墓也上有棗樹世傳乃棗梨發芽生長成樹又謂之棗家子向巷又接東則曹日門街北山子泰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遊于彼又生菜小兒藥鋪仇防防禦藥鋪出曹門宋家瓦子下橋南斜街北斜街內有太山者兩街有妓館橋頭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牛行街下馬刘家藥鋪看牛樓酒店亦有妓館一直抵新城自士市子西去鉄屑樓酒店

皇庭院得勝橋鄭家油餅店動二十余炉直南抵太廟街高陽正戶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馬行街也人煙發鬧北至十字街曰鷄兒市向東曰東鷄兒巷向西曰西鷄兒巷皆妓館所居迤北街曰揚樓街東曰莊樓今改作和樂樓樓下乃賞馬市也迤北曰任居今改作欣樂樓對門馬瑞家美店

酒樓

北京特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至廊約百余步南比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輝煌上下相照濃粧妓女數百聚于主廊廡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至揚樓以馬穿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街上作技巧所居小貨行過鷄兒巷妓館大貨行行過賤紙店曰碧樓改為豐樂樓宣和間更脩三層相對高

五樓相向各有飛欄檻明暗相通珠簷綉額打塌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以元宵則每一瓦庵中皆直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打燈牒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寺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後駢聞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州西宣城樓葉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州北八仙樓戴門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同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陵宮東牆長慶橋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腳店買賣回下酒迎樓中貴飲食則第一曰尉州西安州巷張秀以次保康門季戶家東雞兒巷郭家鄭皇后宅後宋厨曹門博筒李家寺東駭子李家黃牌家九橋門街市酒店彩樓相對繡飾相抱掩翳天日後來政和吳景宮東牆下長慶樓尤盛

### 飲食果子

凡店內賣下酒厨子謂之茶飯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兒子皆通謂之大伯更有街坊婦人腰繫青荅手中縮危髻為酒客換湯斟酒俗謂之煖槽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飲酒近前小心供過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讓又有向前換酒斟酒歌唱或獻果子香藥之類客散得錢謂之厮婆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此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創客亦謂之打酒主人又有賣藥果子喫蘿蔔之類不問酒客買與不買散與坐客前後得錢謂之撒鞦如此处处有之唯州橋炭張家乳酪張家不放前項人入店亦不賣下酒唯以好葱藏菜蔬賣一色好所謂茶飯者乃百味頭羹新法鷄子羹三跪羹二色腰子蝦茸鷄茸渾砲等前索粉玉暴子群仙羹假河魷向傑莖貨鱖魚假元魚决明堯子决明憑豎肉醋托胎觀膠沙魚兩蒸紫魚蝦蛤

糊白肉夾面子茸割肉胡餅湯骨頭乳炊羊飽至開廳羊角腐腰子鴨鴨排  
蒸荔子腰子燒臆子入爐細頂蓮卷鴨茶酒還元腰子炙肚脰虞汁番絲羊  
類入爐羊頭筍鴨鴨寮鷄兔葱灯兔寮盤兔炒兔假野狐金絲肚炙百兔炙  
假炙獐煎割子生炒肺蛤蚧炒蟹燻蟹洗手餅之類逐時旋行索喚不許一  
味有闕或別呼宗堯造下酒亦即時供應又有外茶托賣炙鷄燒鴨羊脚子  
点羊頭脆筋巴子姜蝦酒蟹獐犯虎脯送食蒸作海鮮時果旋切高豈生黍西  
笋又有小兒子着白度布衫青卷手中狹白磁缸子賣辣菜又有托小盤賣  
乾果子乃旋炒良杏栗子河南鴨梨条梨肉膠棗棗圈桃圈梨圈核桃肉牙棗  
海江嘉慶子琳擒旋鳥李李子旋櫻挑煎西京雪梨大梨甘棠梨鳳樓梨鎮  
府濁河陽查子查条沙苑楹梓回馬李桃西川乳糖獅子糖霜蜂兒撒攪温  
甘錦根舍搗竟眼荔枝邵白藕甘蔗流梨林擒板頭乾芭蕉乾人面子巴攪

子棒子椎子蝦具之類諸棗蜜煎香藥果子罐子薑梅柿膏兒香藥  
小元子臘茶鴨沙元之類更羊膏軟羊諸色包子諸羊和包燒肉乾  
浦王板鮮肥鮮酒醬之類其余小酒店亦賣下酒如煎魚鴨之炒鷄兔  
煎鹿肉梅汁血羹之類每分不过十五錢猪酒店必有所玩廊廡掩映  
排列小閣子吊窓花燈各乘簾幙命妓歌笑若得揔便







說郛卷第九十二

書斷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使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授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倣象是也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篆者傳其物理施之無窮鄧鄠定六書三日篆書八體書法一日大篆又漢書云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今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也略曰史籀者周特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雖鄭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為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以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于道化為犬

鳥飛去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縣吏得罪始皇去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員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唯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漢俗簡隋漸以行之是也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穎川劉得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偽從務簡易  
相間流行故為之行書王愷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  
元善行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造其極焉

### 飛白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所作也王隱王愷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  
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為不滿名曰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方之  
輕者豈在馮都門見匠人施墨帚遂創意為之

###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仕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狀曰蔡邕昔秦之  
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博望風走騶以篆隸雖衣能就急遂作之草  
書也

###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厘王時魏郡汲縣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  
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檢各有異同耕人姓不知

###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于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刑署  
繁者取其合体參為小篆斯善書自趙高以下咸見伏馬刻諸名  
山碑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  
人替吾跡焉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者老顏篇七章雖帝王質  
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漓則三皇結繩五帝登象三  
王肉刑斯可說也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古謂象  
草隸為華妙極于筆者羲獻窮精其實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

琢而為墨今斯書其文今秦驛山及秦望寺碑並其遺跡亦謂傳國之傳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書如為冠蓋不易施手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單思三月以題其額現者如流何使秃筆書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登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猶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旁及尺妙徒步今古又創造飛白妙有妙倫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隸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明亦工書伯喈入嵩山李書于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籀李斯并史籀妙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

教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因讀誦三年使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于大字觀者如市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為神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駟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于度杜娟趣過之點益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煉美玉天姿可謂水寒于水也表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此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隸書常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草皆一筆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隸書如妙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

敬仙

張景

張景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草書類伯英特人謂之亞聖又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劉德昇

劉德昇字君嗣穎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初亦知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灵帝好書徵天下工書于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特空

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現者雲集沽酒多售則鏹滅之後為表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

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遊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于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為勝宜官也于特邛邛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為小字鵠宜為大字不如鵠之用筆尽勢也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例小異邛邛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吳有紙代簡室和帝特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

妙故蕭子良卷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伸將之墨一點入漆伯英之筆穿神尽思妙物遠矣逸不可追

###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時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其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書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後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有立春秋博士置子弟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謂宿士矣

###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絲少值劉勝入抱犢山孝書三年遂與魏太祖相即郭淳常誕書議用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于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絲筆更妙於絲精思孝書卧昼被穿過表如廝廁終日忘歸每見万類皆昼象之絲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繇尤善書于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点昼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出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書則羲之歛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授禪碑稱此為最也大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帝隸行人入神草八分入妙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

### 鍾會

鍾會字元季元帝少子善書有父風備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士志亦所謂劍則干將鏌錡焉會嘗

許為荀勗母鍾夫人取室劍公兄弟入見便大感動勗及亦會之類  
也會隸行書草章並入妙

常誕

魏常誕字仲將京兆人大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張伯英兼那  
郭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台初成令仲將題榜  
高下異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表昂云如  
龍拿虎捩劍拔弩張茂先云京兆常誕子熊穎川鍾繇子會  
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都三都宮現始就詔令仲將大為題署  
以為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無斯善之法  
非純素不妄下筆上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繇  
及臣墨無此三具又得臣子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寸言然草跡

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歲仲將八分隸書草章飛  
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特人云名  
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羨又云魏明帝凌雲台成侯先釘榜後題  
署以籠盛誕鞭輻長繩引上使就榜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惧戒子  
孫絕此楷法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廣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法于其父枕中竊  
而讀之父曰尔何來劫我所秘羲之笑而不荅母曰尔看用筆法父曰見  
其少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曰今而用之  
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志也父喜之遂授之不盈暮月書便大進  
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其見書便見老成之智

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便祝版人工削之筆入木三分三  
三書蘭亭序二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  
乎是吾天台丈人自言其真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体逸少善草  
隸八分飛白章行倚精諸体自成一家千變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  
草章飛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二得書有七子歎之最知  
名玄之凝之微之操之並工草

又

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示翼乃歎伏肉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  
章草十紙過江頭沛達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  
書煥若神明頓還旧觀日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  
許大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

書扇二字老姥大悵惋云老身奉家朝食惟仰于此云何書壞王答  
云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又後數日復以數扇來  
詣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於穆帝專精任意帝  
乃金索紙色類長矩濶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  
題後卷之初不覓後更詳者乃歎曰小人亂真乃尔羲之精好搗山  
陰曇碓村有一道士奉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大愿  
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又欲  
寫河上公老子無素早亦而无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  
兩章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為寫畢籠攜而歸大以為樂又嘗  
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樞几至  
滑淨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还家其父則刮削都



尺兒還失書驚懍累日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具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郡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禊後之禮揮毫制序具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比三十八行千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体就中之字最多

王猷之

王猷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于父以習于張芝爾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尔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為長史太原中新造大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万代室而難言之乃說常仲將題凌雲

台之事子敬揣之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過子敬年七八歲時學書右軍後從前製其筆不晚乃歎曰此兒後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与之字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于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推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体多劣右軍摠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飛白五体皆入神八分入能

又

羲之為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以書壁為方丈一字掩腹斐亶極有妙勢是日現者成而羲之後見嘆其美問誰所作荅曰七郎羲之于是作書與所親日子敬飛白大有進直是面于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

作精白紙裱着往詣子敬便取裱書之草正諸体悉備兩袖及標  
畧因自歎比來之合年少竟王左右有凌奪之色于是掣裱而走左右  
果逐及于門外聞爭分裂衣少年終得一袖而已子敬為吳興欣羊  
吳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  
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登服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竟歡  
樂遂室之後以上朝廷

又

獻之嘗手簡文帝書千許紙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  
之此書為桓玄所室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換縑素及紙書  
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  
自隨將敗貶並投于江或謂小王為小令非也獻之為中書令  
卒于官族弟琅伐之時以子敬為大令季琰為小令

王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三著買金論  
真列長見之嗟嘆不已善隸行書常就右軍求書乃為東方朔昼  
贊与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出出逼人昇平元  
年卒年二十四始王道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  
于江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  
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  
也

荀興

荀興能書常為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謝安

謝石字安石季書于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解書為唯  
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  
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書草並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並王  
書

王廙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也父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復索靖書  
七月二十日一紙每字既之遺永嘉喪亂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  
桑泉令豆盧噐得之疊跡尤在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抱角時以雞子汁澀白瓦屑作鄭玄碑自  
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絕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嘗題方山  
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為謝居士題昼像以示子敬  
子敬嘆服以為西河之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合令

常景

晉常景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潁川太守  
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狀兒尤古亦猶人則抱索木則封水  
奇而且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室宮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  
書題之榜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  
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為云何荅曰二王自可謂能未足知書  
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款為絕世義熙末卒年七十歲余文  
休古文大篆草書並入妙

蕭思話

采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官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孝為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峯壁立之秀運用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去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蘭行範篆各一時之妙也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學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詞也然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諸寶物慈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簡而已年十歲共持葦蔡約入

寺禮伏正見沙門寺懺海約藏之曰終僧今日何乾、慈應書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具蔡氏之宗約具宗之子孫謝超宗見慈孝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猶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王融

齊末王融通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做做家藏紙貴而風魚虫鳥是七番時書元長作隸草字故昭後來所頡湘東王遠阻陽令常仲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助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為

書為一以大為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郗斯酌耳韋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室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旧第有蕭齊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武帝造寺今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蕭齊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師遂過其父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記專精攝齊升堂真草惟尚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書入能尤智楷亦工書丁覲亦善隸書特人云丁真永草

又

智永常于樓上季書業成方下

梁周吳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能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設鉄石于鍾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无虞武帝召吳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吳嗣一夕編綴進上髻鬚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自臨八百本散于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季書復有秃筆頭十卷每卷皆數百人求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鉄葉裹之入

謂鉄門限後取筆頭瘡之号為退筆家自製銘誌  
嘗居永欣寺閣下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篾受一石余而五篾  
滿

### 僧智果

隋永欣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喜之工書銘石其為瘦健造次  
唯類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單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膚内山水  
不厭高深而此公之稍乏清肅傷于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  
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單入能

### 唐太宗

唐太宗真觀四年自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  
謂朝臣曰書孝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

未有孝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  
不能享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矣嘗召三品以  
上賜宴于玄武門揮筆作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  
騎常侍刘涓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泊登床罪當  
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筆今見常侍登床

###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竄于寢房伏梁上鑿為暗檻以字  
蘭亭保惜貴重子師在日真觀中太宗以所政之眼鏡志翫書臨羲  
之真草書帖購募備盡惟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方教  
遣師入道場供奉恩賞優洽數日後因言及乃問及蘭亭方便善  
誘無所不至辨才唯称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師沒後將

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後更推究不肖辨才之所處又教追辨才入內重閱蘭亭如此者三度竟斬固不出上謂群臣曰方單之書朕所偏愛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勇于寤寐此僧著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畧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亮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之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一王雜帖三教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遂至洛潭隨商人舡下至越州文衣黃衫極寬現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現壁登過辨才院止于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擅越翼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少許蚤種來賣歷寺縱現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話便蒼因延入房

內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頃蓋若曰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寺注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瓮頭為初熟酒也酬樂之後主賓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感來旅鷓衰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所費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日初地豈成蓬酒蟻傾還忘猿躁自調誰憐疾群翼長苦業風颯雖妍出畧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不歡明日乃去辨才云擅越閑即便來翼載酒赴之其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其俗混然翼出示師梁元帝自登我負面師嗟賞不已因談及翰墨翼曰家世三傳二王播書法弟子自幼來就聽今有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可將來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迹頗是殊常翼曰

何快辨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嚮搨偽作耳  
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職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也  
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肉出之翼見之故駭瑕指類果  
是嚮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梁上并蕭翼二王  
諸帖並借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摹數遍其  
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子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  
路圯橋南嚴迂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造逆却帛子在床上  
童子即與閉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諸書帖使付永安驛長  
使恩曰我是御史奉教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齋善行聞之馳  
來拜謁蕭翼宣示教旨且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延千家  
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及見師來見御史乃是考中蕭生

也蕭翼報云奉教遣來取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辨才聞語  
而辨絕倒良久始甦蕭翼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  
齡卒得其人賞帛米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金  
錢瓶一瑪瑙碗一並突以珠內廐良馬兩疋兼室裝勒轡宅莊各一區  
太宗初大怒老僧之秘恡俄以其年老老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  
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教越州支給辨才不敢私入已用迺造三層寶塔甚  
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教高僧忠重不能強飯唯毀粥歲余乃卒帝命  
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陳馬索諸葛真寺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  
太子諸王近臣真現二十三年聖躬不預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  
宗曰喜教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遣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  
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常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



入玄宮矣。今趙模寺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文也。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寺僧有三室。室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許僧金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室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

漢王元昌

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魏王魯王。韓王亦其亞也。曹則妙于飛白。韓則工于八分。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嘗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書則八体。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真現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詞飛白。隸書。行入妙。大篆。章草。入能。

又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現因宿其旁三日。而後去。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

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之子也。善書。瘦怯于父。嘗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為墨。末以射香紙。必須堅緊。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效歐。草傷于肥鈍。

亦通之亞也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仕隋為秘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真一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書監之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貞有于此足謂良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余尤所偏工本師于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通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行草入妙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寺卿遂良至右僕射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師右軍直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傷于踈瘦也

又

遂良謂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万公豈能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于紙筆皆能入如志公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抽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薛稷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多褚尤尚綺麗如膚肉得師之筆矣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特所矜尚稷隸行入能

又

稷外祖魏倣家富而多有虞褚旧跡銳精模于筆態道麗當時無及之者及善畫搏採古迹埒于秘書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肅宗愛其書張懷素之先手高有旧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乞高嘗為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省不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咲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視之竟不能辨高嘗許人畫屏風幃踰時未獲

大帳統高曰正臣故人在申

便往來之遂立申此意陸東之為書告申高皇憐之不將失扶後為鼠所傷乃待云張公曰此書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于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秘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東之其中小真書体象尤甚其行書及草草次于真嘗予人書云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与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覓己進陸于後務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此虞七以虞亦不能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聿虞帳布被中博手昼腹皮与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

鄭廣文

鄭虔字廣文博士李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李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昼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李陽冰

李陽冰喜小篆自言斯公之後直至小僧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与古文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

張旭

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顛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与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氣而得其神斂醉輒草書揮毫大呼以頭撞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是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托札者歐虞褚陸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

又

旭釋褐為蘇州尉上後自日有老父陳狀判去不數日復生乃怒而責曰敢以間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实非論事但現公筆

跡奇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詰其何得受書答曰老父受書兼有著書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特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塚

程邈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雲陽獄增減大篆体去其繁復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曰隸書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

官寺脩講堂匠人于鳩吻內窺竹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  
廷業求得上坡王王欵留不出或云其後却被岐王十二年王家失  
火圖畫悉為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潞州盧

東都類年創造防秋館穿楮多蔡邕鴻都季所書石經後洛中  
家往有之王羲之借舡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室借有年盧  
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  
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舡帖也驚異問之云盧  
家即君要錢遣賣耳盧嘆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于  
何人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益精于品目  
毫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所逃焉公借舡帖是孫盈所蓄人以  
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成而賑之日久滿百千萬得盧公韓  
太仲外孫也故書益之尤者多閱而識之

桓玄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也後于齊民要術並食經中  
檢得是今所謂餠餌楨玄嘗感陳法書名益請客觀之客有食寒  
具不灌手而執瓦盃因有泥玄不擇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蘭亭真跡

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室借者獨  
蘭亭為最置于坐處朝夕現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  
後身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詔之日用玉匣貯之藏于昭陵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手遼東諸國書謂許敬宗曰許國師愛書可于朝示之神功二年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在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真現十二年先臣俱已進說臣下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室五代祖寔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城殿召群臣取而視之信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自為空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八体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体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点厓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蝌蚪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歟

李都

李都內為荆南從事時与朝官親熟來自京寫書縱甚惡李寄詩戲之曰筆絨千里到京門章草蹤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刃却教羲猷在勞勩惟堪愛惜為珍室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特氣許教吞

東都乞兒

大曆寺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故書時先用筆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籍跡楷書不如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熟玩頗愛其書盧弘宣持帖久之不对德裕日何如弘宣有恐悚状元是某頃年所臨大

王帖大尉珍重之

嶺南兔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製筆醉失之大楨因剪已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焉語其由因安對遂不令使一戶輸入鬚或不能致輒實其耳

右漁樵問答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盤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子吾累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嘗

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自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別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耳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子曰然曰吾之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徒且奈何哉樵者願聞其

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  
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見乎情体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  
人成能乎之薪猶吾之魚徵火則皆為腐臭損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  
養八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  
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無体待薪  
然後為体薪無用待然後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  
体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体能隨  
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想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  
于用亦有体乎曰火以用為本以体為末故動水以体為本以用為  
末故靜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独水  
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耳樵者曰用可得聞乎

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  
可以數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為言者也一可以意得而不  
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子烏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  
固不能言傳非独吾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特後言何  
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万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  
備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必踐形  
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折薪烹魚而食之飲而論易  
漁者子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照、乎万物之多而未始  
有雜吾之遊乎天地之間万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与歸焉樵  
者曰敢問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  
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



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是則可以宰天理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无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无之謂聖唯神与聖能参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实喪之患乎夫名也者实之昏也利也者害之患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实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养身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

徇名故有实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与藏一物也而兩名者利与害故也竊人美謂之美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奪与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与实故也凡言朝者華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处乎其間雖一日九迁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避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具則实喪利至名具而無害生实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治將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实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

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尚  
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  
于身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  
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  
之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  
无口過易无身過難无身過易无心難過既无心過何難三有以安  
得无心過之人与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現天地万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  
漁者曰夫所以謂之現物者非以自現之也非現之以目而現之以  
心也非現之以心而現之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  
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得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

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  
也雖聖人无以過之也而此知者非所以為至也夫鑑之所以明者謂  
其能不隱万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  
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聖  
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謂其至天之能反現也所以謂之反現者  
不以我現物也不以我現物者以物現物也既能以物現物又安有我  
于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此所以能天下之目  
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現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  
听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  
其心无所不謀矣夫天下之現其于見也亦不廣乎天下之听其  
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

于樂也不亦大乎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陟  
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為焉豈不為至神至聖  
者乎非惟無謂之至神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  
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而万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矣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  
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  
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  
餌也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  
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  
者人也得魚身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

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  
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天也天道福善禍淫鬼神其能造  
天子自作之咎困難逃矣天降之災穰之災蓋脩德積善君子  
常分安有余事于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  
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身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  
一分人其姓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  
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  
害在心則父子途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  
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其

過之固无相害之心焉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在前則路人与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仁与害異耳是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百而交袂于中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卒百斤而无傷吾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与吾交戰欲棄之不能舍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有没溺之患矣非直有心傷之患也魚与薪則異也其貪而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

分之外雖一毫猶且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后得二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身之本于斯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物也謂乾坤巽坎艮巽兌震之屬也迭相感衰終始于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先陽已尽后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生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万物死

生寒暑代謝晝夜丘變非此无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則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灾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灾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後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灾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万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垢何也曰垢過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逼壯始過壯陰始過陽故稱垢焉觀其垢天地之心亦可見矣圣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舍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

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万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及万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氣口能收万物之味舌能收万物之氣味者万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万人之用也體无定用惟變是用用无定體惟化是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圣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圣人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

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現萬心，一身現萬身，一物現萬物，一世現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神論天地，出右特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神論天地，出右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現其志，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万物異乎？此天地万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者，謂其言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烏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能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漢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絀固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一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歆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歆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必如其必歆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孰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形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歟。漢者謂樵者曰：大哉！樵之乎？變乎？非聖人，无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

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必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身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膻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膻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腎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腎乎耳則謂之听脾之魂腎乎鼻則謂之嗅膻之魄腎乎口則謂之言人者俱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万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德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万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

謂其形返氣形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日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陰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无陽則陰不生成无小人則君子亦或不生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特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臣、妻、父、子、夫、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小人常言勝故世治則篤矣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矣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具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具亡也夫具家与具國之人亡家与亡國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謂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而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圣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为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唯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癘病也毒藥亦有特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

速已不已則殺人矣良藥則常人而用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其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特而用也將乎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具亡与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之臣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与



削昌之身亡豈不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无小人乱世何嘗  
无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推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  
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現之于物何物不然譬諸  
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而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尽也亦  
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  
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類其  
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遠之見不善  
則就之君子見義則迂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迂、義則  
利人迂利則害人利人与害人相去一何遠也家与国一也其具也君  
子常多小人常少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君子多而去之者小  
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而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  
好殺則世乱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乱世則好利其理  
一也

釣者曰談而已推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拜而謝之及旦  
而去

說郭卷第九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郛卷第九十三

國老談苑

太宗嘗暑月紉涼于后苑召翰林李士實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退即立閣門使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閣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復召入未及宣詔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且以礼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動聖顧臣恐夷倖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後对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宗將親征潞賊鈞詔番後呂余慶趙普于京師普因私謁太宗于朱邸且日普托疾諸候十五年今偶龍雲變家为国賊勢方盛万乘蒙塵是臣子致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效太宗即

以聞上大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万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嘗宰臣撥官 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于是受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孝士盧多遜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氈帳紫褥謂多遜曰尔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之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独溫暖哉

太祖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函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孝士陳堯當此田錫草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息致潄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尔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勤儉每居內服濯漑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每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持之巡行殿簾必以為從葉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相為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歸臨之紙

太宗常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開室中御廐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正殿親閱特太宗尹天府函君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危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大臣止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之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牀褥黃酒器皿十二幅以賜之復幸其第因為質者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无私謁所与飲酌皆貧賤特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致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尋薨開室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危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常内宴翰林李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喧嘩太祖以前朝李士優容之令扶出著不肯退即趨近屏風捲袂慟哭左右找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惠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何為也

太祖日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于世宗特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憚之密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啣威奪志以首報效挺身死戰血濡袖旣而擒暉淮南平上功居第一王業肇于是矣向若苟苟私徇移軍世宗有命則得禍无類又安能不拔之基以延祀于万世者乎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万众陣于清流山下士卒恐惧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旦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偽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旣平鳴鐘因為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鍾記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李士王禹偁身之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方延立万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雕織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于鑽之儒哉願棄末務

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特請兢營假山堯王山成合宴以賞真宗預馬酒方洽主指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血耳何山之謂也昔年夏候燔為完丘今由賦克而迂督刑之血目沃于庭此山之工矣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擇而數宴還第乃去山為壁寫儒行篇他日对而會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太宗聞之意有屬焉真宗在東宮一日太宗教令李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尽曉草書之跡誠為秘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已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它日之英主也

仁宗在儲宮真宗慎擇官僚皆唯其人魯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一日便坐召对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今以付卿其悉以導吾子宗道退讓數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李書適過江陵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白大書王欽若三字既屈左右取之呈于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緘為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即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周世宗在漢為諸衛將軍嘗遊畿甸為縣令志其姓名今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頻銜之及即位合同部吏犯贓數百足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世宗怒厲声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欲防奸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待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令刑

統中強欲入己並同在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于人匹夫夫講貫世務以現器親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手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唐相贊之後以門第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惧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長太祖意者固請之于上或拂之于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克城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寢度食且戒左右

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寧咸訪其親以还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元珠金寸帛之附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于方鎮由質絕之為相輔居地止十一間門屋卑隘周太祖常令世宗詰質曰時為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嗣位徒容語質曰卿所居旧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為治第周世宗嘗欲以實儀陶穀為宰相以問范質曰穀有才无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鷓鴣禽于後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切未諭上怒幸持玉

威撞之二巖墜地驟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等訴我耶德驥曰臣  
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縉紳許以廊廡之器儀  
因以公名自許急于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為端門殿孝士判河南府  
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款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  
詔按筠州獄希世宗旨煨煉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田錫為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其宗宣御醫費藥馳往已无及矣俄  
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宝聞是表多矣非新澤宗族則  
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而儆戒于朕且嘆久之禽優  
其贈典

卷準再入中書魏野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未幾

南迁常誦此詩句

顧遵度為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于琴常着琴箋以天地自  
然有十二声徵非因數也范仲淹常問琴理于遵度對曰清麗而  
和順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揚億刘泊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僉益工各繪其象  
成畫目曰禪会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退朝端服夾  
侍偶賓至則導若醜馬

張詠為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奸邪用之乱國願斬之以謝  
天下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定繡帛幾聲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



章三上且悉抑之頃而特率僚屬詣于宰輔且徐日瑣微之帛因因自至奈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并集受帛四百万蓋且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宰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主任當風憲誰敢廢我上悅其真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地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闖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樓台洎準南遷特使至內宴宰執御馬使者歷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无地起樓台相公坐无荅者

王且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右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真宗命內藥調肉醬宸翰緘器以賜日常三四且疾亟聚家人謂曰吾无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歎從其言唯督蘇耆力排而止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蠟蜂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蠟蜂至蠶蚶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設呂蒙正以下何用乃罷之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特九月既宴薦瓜主客各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事聘北朝既至宴主客問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蚕故肉不去皮

楊億在翰林予謂初參政事億例賀馬語同列曰骰子選尔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逃滎陽程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余職皆文翰清秘之員時人謂其署銜為一條水

馮拯姬媵頗衆多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浴自持為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為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于上前名伴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中慙慙而遺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君臣千載遇易簡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尽席悉賜之

和放隱于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者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畜之未嘗点油魚酒軒馬疲必用熅炬

陳恕長于心計為監鈇使釐革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常御  
筆題殿柱曰真監鈇陳恕

李宗諤為翰林李士家衆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常語侍臣曰臣  
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為附馬都督折節待士宗揚億為文于第中築室塑像  
晨夕伸巫丈之札刻石為記未幾億卒寇準年三十余太宗欲大用  
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蕪餌芡服以及之未幾髮髮皓白  
查道以勤儉率已為龍圖閣侍制每食必尽一器度不勝則不復  
下筯虽蔬茹亦然常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李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于何代鎬對曰  
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

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晉宗道為叅政以忠鯁自任常与宰相議事時有合不者宗道聖  
批不回或議有少異則廷諫不已終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  
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若欽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  
以忠義許國故風采律動雖姚佐宋唐蕭曹輔漢无以方此教  
君子者

威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群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独无言曰曠  
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為祥當戒慎脩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  
嘉之

張詠鎮杭州有訐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

氏質于某家將死父手券以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于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氏托遺券以折余數論于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諫嗟賞之謂曰尔父大能微彼券則为尔惠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賞

賀蘭焄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謁陵因訪異人左右以焄真有奇志聞乃召對問曰知鄉有点化之術可以言之焄真奏曰臣請言帝王点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点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焄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觀乃落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易衣至祥符中猶然

晁氏客語

晁氏

克之孝者为己今之孝者为人身教云古之孝者純意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今之孝者有意于功名而未純于德行至其下則又为利而孝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与礼果異乎

陳平全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今周勃先示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为正

孝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与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而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

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肯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會而平公恐嬖人之或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為現其意已矣或謂其无断不忍遣嬖之意是責之終无已也不明于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可哀者也

人之所誇身所仰慕皆不出本寺唐杜牧詣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西枝仙桂一時芳山僧多不知名姓始覺空門異味長因為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寺利害但能動適用也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必不然公曰先入之言為之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閤夜出者閤吏不得其賂詰且以鎖損訴于公

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脩得來

此財用于國則後子家則儉人之病也議者謂韓魏公用家貨如國用謂不吝也魯魯公惜官物如已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為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現其所為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无所不為也

張平崔戡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為專意于卜數者言也

或言張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如是

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于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于富貴則功名皆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相似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于議古而短于議今工于知己而拙于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无但不使尔少年

嘗有文投文正公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个

鄒魯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

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孝不可为人所容为人所容則下矣

徐仲微云仁且做人未到得能反处仁到尽处然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規孝文云凡不可与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与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刘器之論宮人徐邦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問九重

吕元明元祐間持講大雪不罷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絕云水晶宮殿玉卷寒、點綴宮槐拂素屏、特持下簾延墨客

不因風雨齊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究窮斯意出陳繩言  
有補天類動全勝三軍賀凱平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戾衆  
皆怒之唯韓不顧疑如平時徐言曰无忿疾于頑惟頑能治人忿故也  
人謂其有家李蓋魏公之後

許仲元曾因故云嘗与某不足者于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田仿其不  
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其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其蔗  
煎為砂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蟻飛鼠斷猿狼豕噬鶴  
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非其道非其義則  
一介不可以取与如其義如其道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太取与之

大小皆所不論

說文正作守歲荒且疫公共作徭役之勞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  
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游

无为一道有为、事是道常无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与知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  
疑乎隘也然不念旧惡此其所以為伯夷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  
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愧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真的以傳質經之  
是非積

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齊地有虫類蚯蚓大者  
人謂之曰巨白善摩地以行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

孽者即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能充其標注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身揚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立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耳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寇甫知幾不必在外事声音親象便須知因彖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独在知己當知之愛人之諂瀆尤當知克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聞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敬然是有諸己斯信有諸己矣然後克實光輝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力處祇在有諸己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起其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子之門而貨殖何也中立曰久常难得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鏡不動難原明荅問秀老云嘗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原明荅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自做不可教人做

淵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效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詞云汝不以龔黃為心朕独不愧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俯寺錢六千余万全詔令非得旨不得于諸處借支一中官扶周礼進指膳夫內府之類唯王及后不會然後遂罷



上書鄭谷雪詩于扇使禁近亂飄僧舍茶烟濕改云輕飄僧舍茶烟  
濕云禁中諸危亂傾覆字書中皆不敢道有

胡孝士宗因卒常人四千緡以贖志完列上决舟子參志完者

子產惠人也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脩其短  
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宴子一言而省  
刑

韓文公詩号状体謂直叙而无含蓄也若雖近不繫狎雖遠不背  
疾該于理多矣

梅聖俞作試官田登望有春色題于壁云不上樓來今幾日滿  
城多小柳綠黃唯歐公一見賞之以为非聖俞不能韓持国酷愛

常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于蘇州  
詩云綠陰生昼寂孤卷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或由罪廢姑走近司禽自恩前  
迁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滕州郡供木丁晋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  
此見心

有微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  
責君區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遺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紛汾陽得盧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公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曰管仲之集器小武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為振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醜醒百甕王齋曰三卒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放子細何妨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士是疑了問據難底問曹相之特定哉雙兄弟見之下塔未畢進揖未答畢到尋常處方答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于鼓也意不离心已心之發也

張子正蒙云水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尹改為不得而有焉唐書不書詔列姦臣于夷狄後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為文王美里作乃臣各罪當誅考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丕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間意定  
凡世一切好惡其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着使无事稍有一厭惡心更无是處

富人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

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有與貧人不得不行而又有人之與  
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夫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  
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問世多相爭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矣末問却是甚知  
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  
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点氣交四更方至定

望杏而耕以杏为候也或改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为太山一說云太山有丈人峯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  
太山三公以下創迁一階張說为封禪使說胥鄭鑑以故自九

品驟迁至五品兼賜緋因大輔宴明皇訝問之无可对伶人黃幡  
綽奏曰此太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为太水呼伯叔  
丈人为列岳謬誤愈甚

即真二字今人多以为常談非也班固叙傳所載寇对隗囂以之  
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号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五代郭崇禧既貴而祀子儀为遠祖本朝狄青人勸尊梁公辞曰子  
鄙人豈以声跡污梁公

寿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答云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为养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答曰  
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恤其他

張華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帶故我婦来夾路迎不免曰溪高士咲天

真喪盡得虛名同人居太學和其韻云四窓滅盡讀去灯窓外唯聞  
步駟声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称虚名因拂袖而去

李白不欺之謂誠暢日便以不欺為誠非也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  
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大孝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孝莫大于本末  
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  
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  
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致  
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致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  
也以收其心而不敢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  
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孝論意誠以下皆究其意而明之

独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至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  
物而克之然後可以至至有能中于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鑿我也  
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心致格之  
孝莫貴乎自得得非外也故自得

君子之孝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  
使也不可欺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特也未嘗  
不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則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

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于中英華發于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自誇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不遠

君子之孝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孝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孝者始于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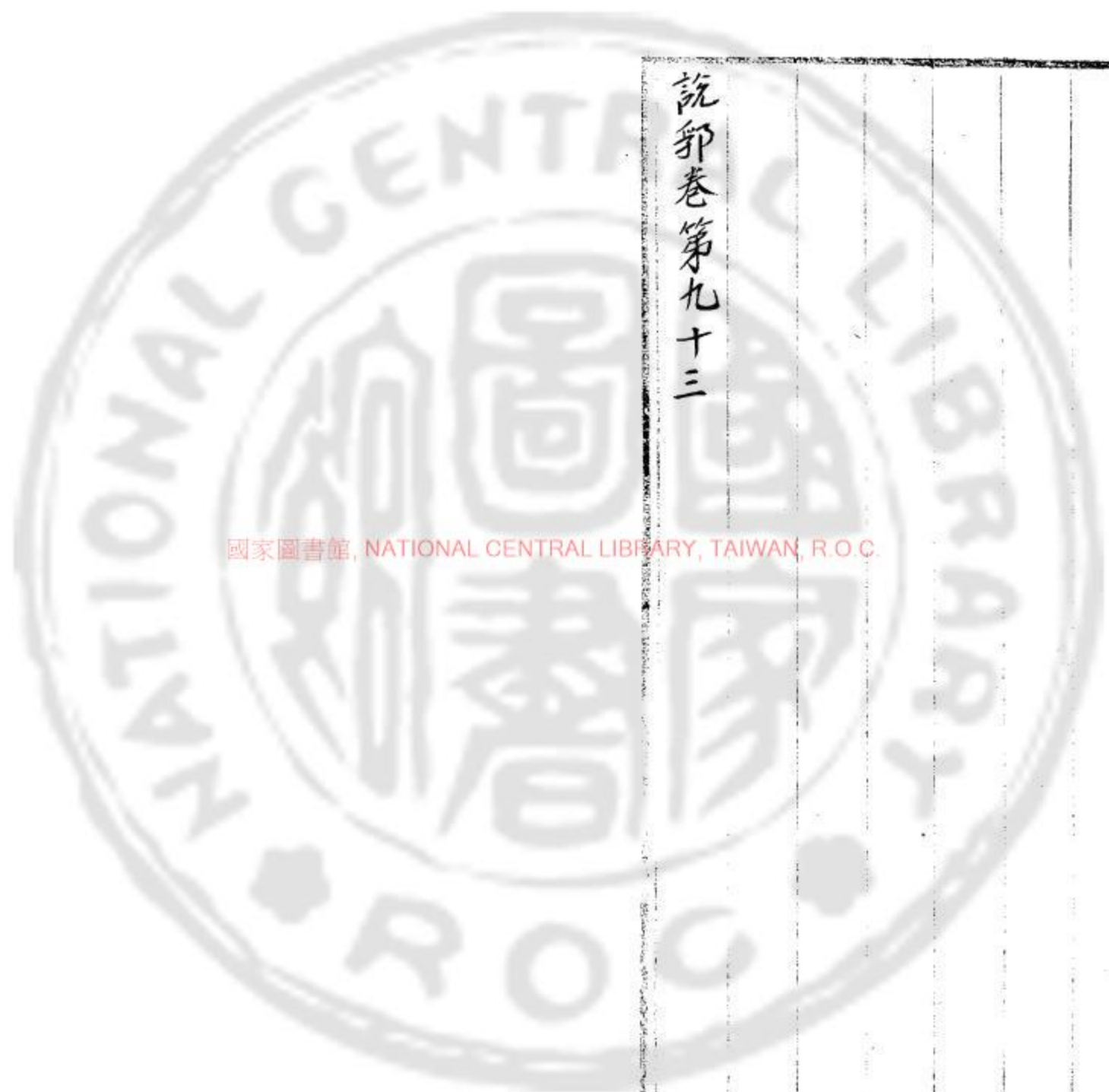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博問精愈日外愚博外皆非孝至人聖人也者揚雄其幾乎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于天下可增加損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說郛卷第九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郭卷第九十四

厚德錄

四卷

李元綱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官臆決事不當者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而已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勸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并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能勝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具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廳事詰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罪死耶若水笑謝曰今教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



晏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  
獄者密使人訪求文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文奴於  
知州所知州垂簾引文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妾有  
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文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  
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戚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  
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  
人予得入繞牆而哭傾家資以贖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  
死者教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免  
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  
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又失錄事詣象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  
唯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達近翁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獻加進

推自幕職半年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李維隆討夏虜與  
轉運司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  
芻粟轉運調發方集維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  
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  
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稅者適散倉  
卒不可復集維隆遂奏轉運司之軍糧 太宗大怒立召中使入付三函  
取轉運使盧之翰實班又某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勛皆不敢  
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轂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独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又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  
詰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升蕃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爲賢



爾乃不才如此小尚番此安侯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愧焉猷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是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着水議光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洛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番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安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之下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曹彬侍中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發

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入皆不曉其有彬曰吾聞楚新娶婦者杖之夜其旧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朝夕詈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趙康靖公崇殿陽文忠公修同在館乃同修起居注崇性重寡言修意輕之又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崇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崇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竟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 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既而上書言修以文季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讟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書奏 上下悅人皆為之惧崇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

樂令求出乃知蘇州遺表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樂復表讓以歐陽先進不可超越先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昞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願之與使州抗衡多阻詰不相干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檄常稟口食通判石待奉以為虛費申轉運可罷之空怒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况實詔諭旨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憐懷敏與張昞之不協令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昞之首我當降若賜昞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即於軍中斬昞之首以示賜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廷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有雙喜者為之借會有之若以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 上怒解昞之惑或知魏州一王太尉且為寇萊公為相萊公數斷太尉於上而太尉專抑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抑其美彼專設怨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

所隱善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貴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 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忠臣無如朕何上意遽曰然此止是朕耳遂不問太尉疾亟 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準為相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 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旧戒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暴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曰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與技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旧事為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

同列怒令語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傳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歸姜姬進之太傳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傳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耳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弗受自君辛思旧德愿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傳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又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父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扞熙寧中以災資改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六七詣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株

僧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請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治民所在有吏在成都抗越尤者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亦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父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孝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 上怒甚獄急曇平生批交無一人敢觸問者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道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

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雲感恙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雲尸出焉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雲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述求名以取隸仕也独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剛足疾自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郵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

夫必羞之 出司馬溫公 未水經開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有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礼父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

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谷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常庫乎谷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常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常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頌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文數輩遊嵩山心見旌旛駟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谷曰吾以还財之事上帝命王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或捕得數人正誣以樞密章崇之子從之所殺也初遣監察御史沈疇至繫者數百人盡釋之閻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煅煉廷竟生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

罪歸卿以死張再遷亦不頭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夫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爲世之戒矣

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宜龍圖閣詞云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亦

矣暇擇利害於當時而莫頭乘於今日故是可嘉嘆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曲是爲稱職而擅權悞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朝得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河圖萬直戒號清華精爽尚存歆予襄龍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詞云 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伸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况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爲善

我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親所送祭言可用其以相寺確戒焉予司認紹爾家聲則名祚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

子張生幼時父持錢三千入市齊柯遇村有人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聞然盡以所賣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飢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之生飲水頓覓積矣非常自此純拉忍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參議何大圭自闕來云與師孰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

出方寸  
白宅編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舒夜有偷兒入

其室褰帷捉刃顧魏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於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足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顧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瓊偷兒按刃稽顙曰以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顧公無泄也公曰諾明

日於宅庫如其數取贖之然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庄以贍宗族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外自之年同與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米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壘郵僧執大米至而警言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米嘆曰貧儒何力又是僧曰不然肖超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咲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旁乃戲編竹為橋以度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今歲小宋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妾也

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中首選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趙閱

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貨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

三世為鄰矣忍弃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嘗知越州

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

間金帶買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

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出陳正敏 避齋開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

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馬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

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

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

之子長呼而告之曰尔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徃徃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閒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独遺某何也曰汝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尔亦不知也吾俸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也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盖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

而去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誅章  
郇公得衆爲相乃以諫官歐陽脩余請上疏罷夏竦樞密他  
其使并拜不一是時石介庸爲国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  
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手鋤姦柝之  
旬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儻議  
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徕山而病卒會山  
東舉子孔直温謀反或言直温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  
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  
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  
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孛戮不  
足以爲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

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若簡  
曰介之死必有棺歛之人又內外親疎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  
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教問之苟無  
異說即皆令其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  
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歛舁柩之人合數  
百狀皆結罪保証中使特以入奏 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  
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若簡爲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辭  
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  
公誅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婢張之嚴峻莫敢  
蓄婦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以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  
相稍稍置姬媼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費以

嫁仍處女也劉昇之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劉昇所愛善  
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飢歟民多棄子於道上昇揭榜通衢  
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  
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天閼者  
江南有因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姻鍾離女  
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  
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恠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  
於此穴地爲毬窩我道歲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  
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  
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  
且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



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  
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候一年  
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遠伯玉  
耻独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  
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  
前輩之所常行令則不復得見矣出魏泰東軒筆錄實禹均范陽人  
爲左諫議大夫致事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  
贈禹均詩曰燕山實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  
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白儼曰偁曰偁儀爲禮  
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儼左補闕偁右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起居即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喪

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  
諾禹鈞爲人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許慮事覺有  
女年十二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於本宅債所負錢自  
是遠道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爲妻曰善撫養之既  
筭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  
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因元夕往延慶  
寺於後殿塔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二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  
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  
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特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  
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  
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

錢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  
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人故舊相知雖與公一日之雅遇其窘  
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  
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  
之所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  
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  
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滷者公咸爲出之  
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  
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  
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  
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

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筭三紀

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表其真人位言訖  
復謂曰陽陰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  
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數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  
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出范

文正公實錄議  
事述記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兒偶墮瓮水中

群兒詳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  
人手段已見於齟齬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瓮圖

范文正公在雅陽遣克夫到姑蘇般表五百斛克夫時尚少既  
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  
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克夫以所載表舟付之

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公曰東  
吳見故舊乎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  
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此傳事見  
卷之三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絳經數  
人營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夫卒於邠將出殯近郊  
賙歛棺擲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夜畢其  
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趙隣幾舍人好學善著述  
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承之亦有文前以戢事死塞下  
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  
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  
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

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声大哭具道所歷公  
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交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  
逮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  
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勵天下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曲豐富一  
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尔素寡過何  
若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  
如其欲與之旣去復呼之盜大恨語之曰尔貧甚負十千以  
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  
掖之子倣姪傑劬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司門

即中王緒維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  
會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方參軍家貧食口衆俸祿不給每  
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  
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勅王王諭魯曰弟歸罪某君無臣  
魯曰某貧不給以私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馬曰某碌  
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  
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  
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独受私貸  
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愆恨也由是沉困  
銓管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魯  
姓名時魯以參大政立待殿中仁廟曰魯曰豈鄉野舊

處稱謝且具陳其實 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  
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在至省即累  
典名邵牒年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今九卒亦庇賢為  
善之報也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粟民未飢  
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  
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賣以其直糴官米至冬  
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蓬  
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蓋蔬日與飯糴俵  
有疾者給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食送之本土是歲諸郡  
率多轉死惟通安民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  
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頌下諸郡庶寧中

命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賈詢  
廣都人憫儻有奇節輕財尚義樂濟人之難王均之叛縣  
宰初歸奔中山無以自匿惟怯不能行詢負匿其家又使  
親僮護送帥府歸卒免害牋感之作義士傳刻石三聖王  
院 劉輝僉判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  
之初范文舉與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以後登二府祿賜豐  
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  
尤以為難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  
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三  
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入送獄皆一時之名士都下  
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歸魏公從容言於

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 帝悔  
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已 出浦中行  
電水燕談 張忠定公

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  
到西門黃魚濟承事黃魚濟以幅巾道服而趨趣真君降階  
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  
歎之意公翊且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  
常所以衣服來此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  
日有何陰德家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魚濟云  
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未  
麥熟小民唯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  
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

之上也命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張忠定公誄在蜀主帥平賊

如風悖卓亂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害者在黨  
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馮慈遣之  
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脇民為賊  
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吉頃

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  
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  
某之文進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方矣遂薦為覃為  
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我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張忠  
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

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翌日差塲務一名給之且曰  
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蒲心使之然兩故憫之

山李致張  
華崔誌錄

楊玠尚書致事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  
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西隣侵我我從伊必竟須知未  
有時試上舍元鞅基望秋風執卓正妻妻子弟不敢復言

出文公  
談夜

丁崔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 真宗怒一朝主母三

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討問輒徹不應謂進曰  
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蒼蘼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出嘉祐  
雜志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  
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  
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處且無法可疑

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謂自令奏而不  
應奏者不并以罪自是左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可  
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  
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爾有之矣 職方張淇知江陰軍吏  
盜錢三百万蓋二十年矣淇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  
廓謂曰此應賞典顧竄吏吾以聞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  
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  
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  
問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淇乃簡爾公之婿  
王章惠公隋舉進士特甚貧遊於翼成通人飯執而入  
縣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於其家而其母猶所

加禮三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  
第久之為河諫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肯害之  
乎至事是敗文潞之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  
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堊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為  
叅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告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  
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山夜蜀公  
東齋記事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  
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  
以百金谷之尤為愛室開宴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綉  
衣致玉盞其直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搥倒  
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為  
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請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公之量寬大厚重如此

出史斧韓有名談

曹武惠王擢國朝名將勲

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

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堂弊壞子弟請加葺公曰時方大

冬墻壁瓦石之間古虫所蝨可不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

如此

出歐陽文忠

李丞相沆有長者吝一世僕浦宅金數十

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

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之育於室

訓教婦德俟成未偶嫁之止請夫親給納以主婚然而務在

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婚亦頗良且奩弊歸之文範

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歸

股為美頤之至薨

經三年以報

出僧文楚湘山野錄

宮禁火災

真宗驚為惶詔王文正公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贊一朝殆

不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

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

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詔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有

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官失於大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

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詔罪

已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敢行

刑賴罪臣以明無罪狀上欣然聽納免死者幾百輩

真廟時有卜者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

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係與

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正文正公且得之以歸翌日獨



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笑命選日草本即無  
 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  
 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旨卿意如何公曰臣不  
 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 府即時焚却  
 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  
 旨已寢焚去之此王素正文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案  
 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袖覆之仰首與路稍稍潛卷  
 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愧且歎曰真天下盛德  
 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 執政賈昌  
 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今蘇世昌鞠獄獄  
 不成蘇公云不如煨煉仍乞不錄向昭德特為勘官正色曰

上令其監勘正欲公道爾煨煉何等語邪歐公遂清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  
 鬚公以袖麾之而書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  
 主史鞭卒急呼曰勿易之藥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印封之未  
 嘗使人見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以  
 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此王素別錄

王沂公曾留守洛師歲歛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脇取鄰  
 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  
 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  
 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育

于今賴之。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罪無狀，民將與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羅其害者不啻十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未幾，檄召令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狀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告身免。由是訟息而民安。王出韓王沂公言行錄工部侍郎胡宿為邑日，丁晉公為行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俎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索貧，推此飲器，賴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

朝士劉廷式本家鄰舍，公有一女，約與廷式為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鄰翁已死，女因病雙鬢，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所以庸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少讓。監司欲逐之，蓋有其有美行，遂為之開畧。而後廷式管勾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為文以美之。唐光存中筆談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幼秉政，特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趨不知其為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實二篋託付與，其相知數年而死，被入歸詣其子。

子曰我曰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尔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于官特包孝肅公且京驗究其實浙與其子世俗之說皆為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剔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听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来既為往还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教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出呂原明語錄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范純夫偶出

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他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

吳中詞謝而去

出晁氏文語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

女父母以農為業其夫則負擔與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浹旬其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乎為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忻然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耐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備織以資之所得備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餽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

霍婦復益加恭謹下色怡聲以悅其意雖閤室無入之所亦無怨嘆  
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懇懇待之畧無愠色賀為婦  
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  
賢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  
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  
謬矣書之以備鑒戒世苑實王 堂開誌 孫學士元忠朴呂正獻公所為館取  
也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嘗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某  
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君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復  
敢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中樂善者少矣侍講謂熒陽公呂元  
明也出呂若仁 童蒙訓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獲女者彬悉閉於窰  
窰以度食白侍將進御嘗密謂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

之無者嫁之世聖本 宋殿道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以市易錢者繫獄甚  
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莘老特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  
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有無露坐者  
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如鎖之苦其得福豈  
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 范文正公少學於府庠同  
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之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  
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 方書小  
策文正不得已畜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託如故  
出富延年 孫公談圖 前宰相察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  
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独以為不可遂於  
簾前開諫方今聖朝宜務寬厚子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獲

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  
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怨如父母  
親至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實在於此出范中宣  
公行錄慶曆

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  
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遂去不為暴  
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高郵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  
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  
戰不能守使民出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  
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  
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  
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

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善之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

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盡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  
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  
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  
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  
北還及因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遠床歎曰  
范六大聖人也出蘇子由  
別龍社志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  
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殫丸封書諛進陽遺其死晉帥趙鼎得  
之以聞 太祖即詔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

之太祖得秦邊釋進厚賜金帛遺之侯可寓逆旅有書生  
病極將為庸醫所誤侯與書生無契素特哀其途窮輒叱去  
醫者自為調藥解病間始與之告別此臣厚明臣民  
家塾廣記陳秦國公華  
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克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  
坐客踧踏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  
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宗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  
闕皆侍立焉晉公  
謀錄韓許國公信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取  
司捃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如魚  
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我司二  
千石其下亦望京朝萬戚奈何錮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

不以賊罪鞠人其韓公之謂和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使景祐

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舊

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初奏於朝特

同取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

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灾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

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重亡而不可以奇贏賑卹耶曰苟有饋

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出振唐英  
嘉祐名臣傳沈邈嘗為京

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

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趙院因出借院人負物杖之道死之者實

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法庠不肯曰此何足為人

也以此稱庠長者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此歲下

故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謂路運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特諱言武備盜賊猝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司馬待制池溫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拔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知魏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償私厨出所質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於赦之或謂池獨不能忍也池卒不赦人以長厚稱之揚侍郎借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借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国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借戕為從官不思為

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借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州而襄謁告迎親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借曰襄嘗以公事誡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錢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以王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王符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莹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二爾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憂帝從之 馬少保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蘆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

盡釋繫者而廢其井除所逋二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始評究  
獄全活者數十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母未葬而  
多別財異費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折居 知制誥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  
大至綜出令能活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  
清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體量安撫特大飢遂發義倉  
粟賑貧乏蠲耀州逋租除龍圖閣待制 真宗數幸龍圖  
閣待制 真宗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不行  
簡無怨狀必盡稱道其長人為長者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方  
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負而輕數

人之生止籍為羨餘及除廣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辦  
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  
期為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抵昌期至則破械館  
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 苞諫義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  
歲飢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  
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方諫義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  
貶遣慎言藉其家得士大夫書多于請閔通者悉焚之不以  
聞世稱長者 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  
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  
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克薄乎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  
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絳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之悲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因用廢之後易傷無情或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所失矣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但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賑救鄉里貧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為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為其僚屬曰夫能為民去害而乃坐其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穎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賑足朝廷從其言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葺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徒處州錄孝行畚於牙門以示民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特建言有負官物而本  
非侵盜憚若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  
囚而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  
時屬部歲飢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  
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特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  
者其妻訴理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  
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  
數日果得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  
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  
歲飢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

子以方兒為名者 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  
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犯  
者皆配閩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  
禁之又將廢糶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錢  
秘監晁知梓州時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而  
自就釋不問 張密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  
輒不服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力之得不死人皆服其明  
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益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  
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益法起於軍兵之不足非  
仁政所行若不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  
獲利為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若而民怨緣而與獄者異

也於是悉除十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戒齋割  
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為秦州司理參軍有商  
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  
不能明遂自誣服肅固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  
肅固特不可從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矣 陳龍學從易  
知漢州歲飢民有持杖盜殺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  
全活者千餘人 王待制居易知漢州會歲大飢乃出俸  
錢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萬斛賑飢民全活者以萬計  
安撫韓琦薦之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飢官貸種  
食已而督賞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又撓民不便  
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稽內翰穎父適常為

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  
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  
士及第張侍郎得知楚州會歲飢胎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  
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及發上供倉粟賑之所活以方計因上  
章待罪降勅獎諭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待御史時  
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余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  
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某數人余悉全活之 吳龍學遵路知  
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  
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調其  
家 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卒諫亂事竟連逮者衆允元極意  
辦拆止坐者惡數人誅之為利州路轉運使至所部會歲飢發官

粟數方石賑民之得不流徙 趙樞密禎為益州路轉運使卽州  
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返繫平民十數人楚掠殫服又合其辭  
若無疑者禎適出部意其有寃乃馳入縣獄因尽得其寃狀釋出之  
王待制昇蕪於財父死以財物分諸子昇恚推與季弟及在臨卽轉運  
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又推戒田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十餘疋  
散之族人一日尽事繼母孝育孤姪甚至目奉養尤儉約 陳鄖使  
禿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幸以得京寺官而士有孤  
寒不爲人知者禿咨特爲陳其功狀升擢之 陳卽中貫擢利州路轉  
運使禹葢飢出所得賤田粟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  
其數有餘則皆發之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償日華至悉奏蠲除  
之石中乞介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下莖其五世

之未莖者七十輩魯人號為徂徠先生

劉從事顏為齊州任城

主簿會歲飢發大姓所積粟以活數千人

李防禦允則知

潭州會湖南飢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  
則曰滇報踰月則飢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  
運使又報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万人矣

趙覲察滋知雄州特契丹大飢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  
彼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桑崇班擇常遇大水有粟二廩將

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弃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飢  
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孫觀察權知滄州益山縣有劫盜獄

成廩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  
周訪之皆曰此平居故不事今以為盜則非也既二日果得真

盜降詔將大諭 斬提舉宗說監滄州蘆山縣務日嘗捍縣事  
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玖拾病且甚  
願得以別母而死宗悅惻然釋罪縛命令人與俱至家既而更  
獲所殺人者 康團練德輿為大名府鈐轄提舉今隄至和  
中河決少吳掃破東隄填立口居民之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  
達德輿以巨舟五十噸流以濟之墊溺者數萬人李仲昌治資聖  
歸後兵數千人會雨潦道不通不能得食又以舟濟以食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  
往不得愈湛為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  
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為  
奴婢至聽其目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還其鄉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求輔學輔死母子貧困希亮以女妻  
其子而贖卹其母終身

出兩朝  
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

有貧不能塋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塋嫁數百人倡優養  
良家女為己子者奪歸其父母 魯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

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報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  
亮徃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辛比劫盜禁法盜得不

死先是至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塋者

出熙豐故  
事各臣傳

葉左

承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  
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除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  
萬人稍能全活惟遺弃小兒無由得之一曰狗左右曰人之無子  
者何不救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

爾餘為閱法則凡傷灾弃遺小兒父母不能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見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余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褍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靖公

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且誦高六州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誡前居我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侵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

旨退歸兩省而吝言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己而短人乎終為相且不復用舊聞韓宗武云後閱且傳乃載此文 趙康靖公學厚德長

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又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辦理至致納平生誥教而之而文忠不知也 富韓公薨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

河北宣撫使還除知鄆州復徙青州諗者不已入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万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獲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拜謗禍且不惻公傲然弗顧曰吾豈

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如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說公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挽而公疑亦因是役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嘗見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出葉少蘊避暑雜語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為從官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万人塚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截不可計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出王定國開見述錄王沂公曾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盡其孝謹堊外氏十餘喪嫁姻族

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與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篇卷甚廣以助出王醇王沂公言行錄仁宗時朝議在官

七十而不致事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官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公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以至今行之出李汝本朝事實

大聖中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御者不謹所致詔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悔劾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夫灾今王清之與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盡耗財

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悞乃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必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之今後曾有贓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特士人亦有財高而不能事上官者以私忿而招拾米菹果菜細碎以為贓私者遂永不得進用衆以為寃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欲乞應選人中曾犯贓私之類除情理重者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而所犯稍輕故得叙用候經兩任如別無私罪顯有才能並許奏舉特與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過貶授英州別駕

介來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且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

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飢歲鄉民貸舉穀粟聽其自取中皆不敢償民有盜伐所種竹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悔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慙不復度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灾

異飢饉而鄰郡多開糴右正言祕充閣校理吳及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災傷輒敢閉糴科違制之罪止從之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誕育者皆公主上陛下左右內臣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以此邪上感寤之

仁宗時天下

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情喜怒發摘官吏小失快已意御史



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無取問  
元案舉官司重行謫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  
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  
請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招拾者仰奏  
于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  
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入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望  
無子孫弟姪年二十以上侍養並令召保與家便差遣御史  
裏行陳洙奏應上件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與授家便其  
中有親在五路者以負多闕此旨授差遣還家動經年歲  
夫人年過七十須更無有侍側則筑然不安今使其子孫去  
親千里不幸疾病甘旨弗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独

不累聖朝孝治之至耶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  
十以上的無兼侍者許召保仰逐處州軍疾速備錄申審官院  
流內銓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闕如此則老  
者得遂其安孝者得盡其力自是親老而無兼侍者皆外除之

出張唐其仁宗  
呂攸臣要錄

元達為馬步運軍頭領鵠州團練使會部送亡命  
自首者引對軒陛左右或勸太宗殺之以戒劾尤者達奏此類在  
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勸來者亦以成陛下好生之  
德 太宗悅悉赦之

趙韓王晉初為滌州軍事判官

太祖過滌上與語奇之會

獲盜者百余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

太祖更訊之所全

活者七八矣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

山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万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宋準

所至皆有治声盧多遜貶李穆坐同門生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惡多孫專恣固非其黨也 太宗

悞遂復穆官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廷密為上請乃許朝謁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嘗質羌首二十人屬殆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惠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

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亦令

負擔承矩以為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 謝德權咸平中幽人劉

焯僧澄雅訟執政於許州民陰結西戎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鞠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泌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

德權曰必欲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以何御臣下臣下何以事人君仲舒曰德權所奏者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晉令親吏

閔隴市木治弟親吏因而私賂三司使趙玘潜曰 太祖召普與玘面玘具玘大言普賂木太祖大怒追玘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

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玘誣罔大臣 太祖意解因令扶出玘玘為汝州牙校 喬惟岳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顯為泉州留守惟

岳為通判會盜起仙縣蒲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啟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惟岳抗議以

為朝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  
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為澶州防御  
示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  
之洪進給云判官使為之從恩問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  
千馬一疋遺坊而遣之坊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  
從恩嘆益加礼重 劉中丞温叟性端厚方正動必由礼然以父  
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人以太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夏非冠帶不  
敢見嘗令其子市藥：有天靈蓋問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捨  
然亟命致瘞於郊外 李王嘗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劉守光破  
州盡殺呂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王負之以逃自衣食以資之燕越  
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惟以為義士清泰中琦為給事中端明

殿學士特王以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科甲

魏羽淳化中許王慕堯或有以官府上聞者 太宗怒追捕僚

吏將窮究之羽乘間言曰漢戾太子竊以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

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永甚於是故被者皆獲輕典出是蜀公本

朝蒙末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廷譴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

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 哲宗留將問

曰卿不言何也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哲宗曰朕與卿同

乃不從 出邵伯溫辨誣錄 仁宗初淮政問輔臣四方奏獄未上不知所以

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則從

輕可也 帝深以為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魏仁

浦丞相嘗為賈延徽譖幾遇禍拯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仁

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禱  
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  
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至幕府從征李守正王

景宗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加請焚之後世宗嘗  
問漢相李松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松有此肯  
以示人耶逢吉鞫為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  
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多遜善溥張泌上嘗問多  
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  
張洎單詔深攻其短張泌時造其第或問泌曰我為廷尉獨李  
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 李濟父超為禁卒從  
潘美掌刑刀美嗜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

德濟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張司空齊賢先後治獄全  
活甚衆在相位事有涉干請辭連李沆而齊賢獨任其責物  
論甚美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中漚  
負阡餘万釋繫囚二千餘人以廣惠澤王沂公會知審刑院初一違  
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奏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  
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  
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  
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重  
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初器人服其公 張文懿公士遜在  
相位陳克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克佐欲反復有誣諫官  
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險言動搖朝廷若一聞姦

萌則臣亦不能自保。更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隸舊籍多所全活。陳文忠公克叟

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克叟以植木道

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克

叟未嘗忤其意。陳文惠公克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詒

知祥符縣以法繩吏悉遁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詒連

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詒中傷夷簡者克佐以為罪詒則姦

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詒遂獲免。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

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玠者據州稱太宗脅景洪附洪面

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為人曰我不從彭玠當活

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

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

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

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師被執歸不死孫得不死判大明府河

決商湖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期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

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知樞密

院柴禹錫僕受人金叅知政事陳恕喻令及禹錫實不知日引

囚詣便殿上頗怒化基降殿令囚祖以見其蓄掠且遍曰豈有受

此而隱情不言。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州書記張賀頗傲

忽之。太宗知而詢化基第薦其才語不及他居官俸多

施及親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隨容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万石或五六倍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餘乃數倍賑之 李叅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賍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戢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賍則降黜之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作尚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為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吳節使元稹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沙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徂元稹所部民無墊溺 曹郡

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

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特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独任怨而載下所至悅服時諸將多有子女金帛彬橐中惟簡書衣衾而已故諸帥俱貶而彬独進又懼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亦冀其降雖以城陷猶納歸欵偽朝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旣旋士眾畏服無輕肆者居朝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王樞密博文天禧

四年詔按朱能王光偽乾祐天書事連逮者衆唯治首惡脅從者請皆得減死論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練之賞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行其法於諸邊郡 王忠簡公疇博文之子也

至和初為開封府判官宦者 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  
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姦  
既而窮治果引伏與牀家有怨 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  
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蓋而海禁私煮觀知軍州兼京東  
西路安撫使請施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夏文公竦知襄州歲飢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賜  
詔褒諭田樞密况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  
從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其非  
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極為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  
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裾據細故使吏不自安  
詔為罷之知瀛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

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火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戚奏  
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戚密學論篤於古學喜談  
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徙邑人揚懿受經懿隱不仕  
而以女弟妻同父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塋其三世之未塋  
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六十人踐塋  
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  
之因事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  
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  
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  
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 郭防御示瓊齊州歲飢出俸以濟之

民多自隣境至者郡人詣闕以言詔立碑

出曾子固  
降手示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入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益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者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扶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入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殫也文懿復相一日

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然深之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昇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范文正公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駿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李和文都尉好十二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揚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



不谷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

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必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上手意遂釋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

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螫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

不敬乃反欲求螫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

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

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言耳子厚

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晁文元迴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

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發膚之傷 以上出王定國雜記續錄 公言李相沆秉鈞

且有狂生扣馬獻書歷數其短李遜曰侯歸家當得詳覽狂生

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

退久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踈踏丹三日屢求退以

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惟蒞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乃一非

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

訥乎公言呂申公奏請天下獄有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取

勅裁今為着令使其子孫昌盛宜矣公言一瞻視聽察之間有

可以和解紛者不得不為仰福祖考下此子孫未必不由乘方

便之力也某當書諸紳 以上出傳獻簡公佳話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文行既

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

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沒

公是也 以上出陳無以談叢 神宗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

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

樞密凡弃城者請論如法 茂文正恭預大政事以為不可今淮南  
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 神文睿德寬  
仁故弃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  
完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  
輩亦不得容矣鄭公嘆服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  
不舉為其貧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之臨 以器貯水  
終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備仲寬宰劍之順昌  
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  
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論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  
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  
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

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間仲寬因被  
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備有戒  
殺文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礼少

從學於二未相繼登科君錫為入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  
底凍清茹以肅入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實字輔之為鄉里  
所說服歲飢出數萬斛損價以糶鬻之惠及旁邑有盜其牛者官  
捕甚急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遺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  
述其事立宋為元憲景文 鄭比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  
家安陸資繼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  
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  
獨舍繕仍比田公脫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

朝祠曹行戢為大理寺少列侍郎有伍子長曰稱中皇祐元年  
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  
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汪出王補  
廬史

說郭卷第九十四

說郭卷第九十五

志林 卷 東坡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  
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微子  
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  
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手堯舜也禹吾無  
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祠曹行戢為大理寺少列侍郎有伍子長曰稱中皇祐元年  
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  
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汪出王補  
廬史

說郭卷第九十四

說郭卷第九十五

志林 卷 東坡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  
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微子  
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  
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手堯舜也禹吾無  
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





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氏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桀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心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兩全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親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



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歸之圣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於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

王之封豈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圣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代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鄩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討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此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廷也周公歆莖成周而成王莖之畢此豈有意於廷哉人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

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紂桀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猶田宅之效也盤庚之廷復殷之舊也古公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堂所唯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廷臨菑晉廷於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焉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也人滅庸是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廷會稽特從之矣杜

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豎實皆喪矣乃不果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念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廷之計取豐部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廷於郢頃襄王畏秦廷於陳考烈王畏秦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廷于長安漢遂以亡迨世李景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

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  
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殷智伯而已魏韓時肘足接而知伯死  
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  
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尤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  
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  
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  
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  
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  
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  
洎更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非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  
合故秦以其間取三晉二晉亡齊孟亥定方是時猶有楚與燕

也三國會猶足以拒秦一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  
虜而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  
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  
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  
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要獲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  
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漸故齒脫  
而兇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扶其口一拔而取之齊之  
兇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  
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  
智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歸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  
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秦初并天



下丞相縉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  
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厲  
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勿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  
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  
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  
為時亦不失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  
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  
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  
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

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  
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  
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  
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  
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  
言吐哺罵酈生知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独高帝子  
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  
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特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  
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  
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必以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  
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子兄弟

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害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万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喙可以共患難而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司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

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嘆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耻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加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嘆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歎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屍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歎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

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廬與群臣之罪非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之矣此見董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歲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比文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

殺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特墮其名都而出其歲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至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私齊景公曰善哉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晷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歲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至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于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亂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拾肆年陳恒殺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蚩夷伐國民不予也阜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九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余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氏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聞秦人富強秦致胙於孝公諸公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者耳所為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私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廢幾其成功

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声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不富強乎？秦之所以當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蚺蛆糞穢也。言之則汙口，古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目臨父師而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鳥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宴，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独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

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  
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  
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  
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疎項氏之具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  
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  
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能久  
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  
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必先疑也而後誅  
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  
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  
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  
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申道  
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独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  
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  
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也方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  
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特明  
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則  
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  
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  
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  
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

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号多士賓客廝養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鴞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區處調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悉衣食以養人皆後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正中至今隋唐出於科舉雖

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一百姓無一不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容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鉞以老死於布褐手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知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寧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蕭曹為政

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  
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秦  
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  
好直諫上怒曰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  
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  
及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恬蒙毅卒以亡秦蘇  
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倫亂者可謂密  
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  
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

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其成謀始皇之遺教見始皇病太子未  
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固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  
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  
趙高夫閹戶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膽者也自書契  
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号称善良豈可望二於千萬  
以傲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  
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頤之禍攸自以為聰明人  
傑也奴僕重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  
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  
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商無



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  
豈独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慘戾為常法人臣  
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  
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充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  
知其為法之弊夫豈独鞅悔之秦亦悔之悔矣荆軻之變持兵者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  
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  
知始皇之執為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  
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  
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責國之姦無所  
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

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從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  
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  
也古者公族有罪三有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  
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  
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  
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  
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  
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  
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曰為其  
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莒裘吾將老焉翬懼又譖公於桓而  
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

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着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固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桓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南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閭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教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固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灵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揚堅遂因以易姓由此現之豈若攝主之度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總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今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

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也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無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莒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必殺之夫豈独其所擬蚤土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苗且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隱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申生而堆里克則施優束之二世欵殺扶蘇而堆李斯則趙高來之此

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害皆無足哀者吾独哀而出之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獲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童為高貴卿公侍中嘗詣司馬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童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肆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爰乎

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王允之五人也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讐寡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將覆之不暇豈敢不惧若捨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子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變之亂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文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論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夏竦殺之疑蓋萃於仲敬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為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

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  
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  
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  
殫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何故而獨殺元海  
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余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  
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  
人皆敵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軟而殺周亞夫曹操  
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替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  
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諛言而殺斛律光唐  
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讖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  
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  
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  
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  
生愛國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声色而已節慎在  
未病之前而服藥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  
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禮記

白虎通德論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門戶井窻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  
飲食故為人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灶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  
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井惟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  
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  
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遍卿大夫祭五祀  
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名之曰淫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編  
何順五行也故春祭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  
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以火主長養萬物秋祭門者以閉藏自固  
也秋亦萬物成熟而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任地中冬亦  
水主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

令春言其祭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  
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雷祭先心春祀戶所祭所以時  
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  
所勝也亦祭何以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者臟之尊者水最  
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特也說  
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餘不用豚  
井以魚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  
食土地廣博才可徧敬也五穀最多不可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  
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  
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

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谷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  
元日用人社稷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  
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  
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也社  
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  
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下立禮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宗師報  
功大社專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  
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六國之社奄其上  
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  
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者明誠當近君置宗 廟之墻南禮

曰六国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我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士何封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為社立祀治謂之社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自事不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焉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遠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遠天地之氣社稷之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文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

尚書六篇曰太社唯松東社惟柏南社唯西社惟栗地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我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首以白茅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孫竹越於青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際社稷俎且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寤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玷缺氣逆於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已曰灾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



光感動之也何以言灾有哭也春秋曰新宮大三日灾傳曰必三日哭何  
礼也灾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礼所處鬼神無形體者今忽得天火  
得無灾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羅嘉曰禹將受任  
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水且非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  
常故小同書大傳言特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虫生為非  
常尚書大傳曰特則有介虫之孽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  
命連時然所以或灾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為也陽  
以散零電之言合也陰氣專精合為電日食者必殺之何陽侵陽  
也鼓用牲于社者衆陽之主以朱系繫之鳴鼓攻之陽主具陰也  
故春秋曰日食故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祇神也專故不敢  
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於用牲於大旱則雲祭未雨非苟虛也

勅陽責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  
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妻襍搔

耕桑 王者之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蚕也天子親耕以  
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  
七推耕於東郊河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  
所成故曾子問曰天下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内婦  
蚕於地郊礼祭義我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迎外水為之菜  
周棘牆而外閉之者也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崩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立於  
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  
至條者王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遷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

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風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  
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熹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  
周者不交也陰陽未谷化也四十五日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  
風至地煖明庶風至万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  
風至黎禾乾乾昌熹風至風生齊麥不周風至蟄虫匿廣莫風  
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軟形解稽晉明庶風  
至則修封疆埋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  
德風有功涼風報地德化四卿昌熹風至則申象形飾因倉不風  
至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庶其有六通四方之  
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閔商族不行後不省方論語曰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輦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曰  
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也父母歆番供養之也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以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  
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還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  
命也若言又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  
言急卒三正天用勑絕其命矣又欲使用民務仁立義闢無陷天  
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獎之遭命者逢世殘若上逢亂君下必  
灾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井伯牛范言正行而遭  
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遇鄭與弟子相失独  
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克其頭似臯繇其有

佶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儻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實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商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万物懷任文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計中計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也道右周何以謂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者陰陽相對之義男女揔名為人天地所以與無物心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揔名也君舒臣疾卑

者宜勞天所以又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二又覆道也

日月 天旋左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北天為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今口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形德於日月東行而日月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月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之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我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而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功二劑十百轉而歸功悔至朔且受無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刺復分天下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肆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書一月  
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  
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  
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  
未及七度即三十者遍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曰乍大小明有陰陽故春  
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食有之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  
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余也故誠日閏者陽  
之餘

四時 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  
為一歲也尚書曰棊三百有六句有六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

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  
為名也春秋物變感冬夏氣變感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  
冬為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為蒼天等是也四時不随心朔變何以為  
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心為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  
年何言歲者以記氣物 帝王共之據曰為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  
有二日朔有晦知據月斷為言年載之言戒也載戒万物終  
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尚書三載四海遇  
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  
實二十五日知闕闕日言夜曰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  
也明清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歲有朝夕故言朝也

五刑聖人治天下必有利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子度也故懸爵

賞者亦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五刑之屬三千大群之屬二百宮群之屬三百群之屬五百割墨群之屬各千張布羅衆非五刑不見割墨何其下刑者也群者其牘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群者謂死也刑丈上不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衣弊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曰無大夫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卿射天之所以親射何助陰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室寒不能自達者大射自內祭外貫盥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大之也令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盥巧倭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亦當服天下巧倭之臣也諸侯射麋者亦達達或入也麋之言達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候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張耒心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而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心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昼獸而射之射主為乎曰射義非也夫射者執弓盥故心平氣舒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券也勝負俱降以宗禮讓可以選士故所選士大夫勝者發言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曰四矢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

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  
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  
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  
事急俊并次墻至有子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  
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下必有尊  
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  
象也竭忠奉凡杖授安車濡轉恭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  
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  
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諸侯悌也不必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  
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廢者衆也即如是  
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

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  
父事一而已有三也

說郛卷第九十六

詒謀錄五卷

燕翼

唐末進士不第如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  
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二十人可非才學超出  
倫輩必自絕意於功名之途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  
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弃於賊盜奸宄間宣三年三月壬寅  
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貞成詔曰  
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因頓風塵潦倒場屋季固不講業亦唯  
專非有特恩終成遐弃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  
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

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  
父事一而已有三也

說郛卷第九十六

詒謀錄五卷

燕翼

唐末進士不第如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  
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二十人可非才學超出  
倫輩必自絕意於功名之途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  
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弃於賊盜奸宄開寶三年三月壬寅  
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唐成詔曰  
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因頓風塵潦倒場屋李固不講業亦唯  
專非有特恩終成遐弃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  
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

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人三傳十八人同奉  
寃二十三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受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  
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  
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  
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太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  
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進士  
入官十部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  
皆泊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乱不起於中國而超於夷狄豈非  
得御天下之要歟術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  
將噬人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仰望哉自唐以來進  
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人  
徐士彥趨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季並試殿  
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復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  
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六人 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  
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我宏  
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因初承五季之乱吏銓書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  
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  
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冬集  
於吏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待之者甚厚責  
之者甚至真得取臣之柄矣後因銓部姑應故事不分減否雖  
文紕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



引對齋所試書判以備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  
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為銓試  
議者以為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之  
簾引維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書之弊則又甚矣維他人代書可  
也省試猶可况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為文採  
成團名曰紙球公然貨賣亦由朝廷施刑寢寬故也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為之大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詔諸縣  
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始令初賜舉人為之從趙  
普之請也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為榮雖

老於選調不悔軋德二年二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等議防禦  
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今文三考加將仕郎試秘書者校

書即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今文三考承加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

記防禦團練判官今儒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吏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今承一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依前

監察御史又轉而為諸府少尹申奏加檢校官或加憲御觀察判官

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  
任無過失者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

舊制借緋借紫且自不佩魚主詔為刑部侍郎上奏云與胥吏無別非  
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後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  
銜為借紫金魚袋借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  
化基之孫舉元之子終工部尚書享年七十九歲 舊制縣尉捕盜無  
改官者軋德六年三月庚寅詔尉逐賊被傷全大賜緋三分之一

者減三選加三階五分之二者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階縣令獲金大陞朝人改服色餘如尉賞身死者錄用的親子第又詔捕寇立定日限已羅限外之責而終能獲賊者與除罰不得書為勞績賞罰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今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侯判官也以牙校為之州鎮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太祖皇帝開寶六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及第九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為司理參軍

國初進士尚初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唱第之後醖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窟至是官為供帳歲以為常先是進士參選方解褐衣綠衣歲錫宴後五日筵酒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惟賜袍笏不復賜靴

世傳堂吏僱用士人呂夷簡改用吏人非也 太祖高皇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為奸姪開寶六年四月癸巳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令錄除陞朝官餘上縣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宗禮崇照為之此太祖立國開基之宏規也不特此爾寇準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以令吏遷補準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詔銓司選流內官一任三考無遺闕者引封試斷案授之蓋仰体太祖謹堂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之新舊雜用士大

夫耻與為伍又三年為任人無固志舊吏長子孫為世業一齊不勝  
衆楚之林太祖皇帝美意數傳之後寂然無聞是可恨也

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礼部假弓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良為可  
念 謹按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  
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  
公家如是而挾商旅干閥郡總之以法彼亦何辭今不復聞奉此法  
矣 前代郵置皆役民為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  
役兵如故 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  
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軍功進秩為節度使者不可數計而班在節監  
之下

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禪遂重其選陞其班於六曹侍郎之上此建  
隆三年三月壬午詔書也故恩數同執政官而除拜鎖院宣麻尤異  
焉非宗室近屬外戚因婿年芳久次未得為此官此外則殿帥而  
已前執宰亦時有除拜者崇寧以來始有濫恩其後官者皆得  
為之殊矣 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賜時服惟將相翰林學士  
至諸軍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  
無謂也宜並賜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  
遂為定制唐制為刺史者並借緋大平興因二年二月戊戌詔常  
參官知節鎮並借紫防禦團練刺史州借緋候回日依舊服色  
其服緋入任諸州亦借紫惟軍壘則否因初假試官乃以恩澤  
補授不理選限 太祖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為

賀悉以試七選吏部南曹赴調引對始授以官自後假試方得盡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間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參知政事參知幾祿對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其後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為一其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執官自為一班獨出百官之上雖前宰相以官師致仕者皆不得與宰執官並乾德元年太祖因朝會見太子師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閏十二月丙子降詔凡一品致事曾帶平章事者朝會中書門下班自後禮絕百僚矣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到選以效功過往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胥子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此奔競巧求者不得以公平營私更易改給矣

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師府如臣之事居雖或因朝命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想忘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太祖皇帝始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資消藩鎮跋扈之心今長吏初除替滿奏

事自此始也舊制品官服緋紫皆以品格故選人久次多服緋紫京朝  
遷轉之速者又多服綠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參  
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授狀具履歷以聞始以實歷後以應格  
者少改用莅事日為始遂為定制

舊制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霍端友為中  
書舍人奏事

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於庶官端友奏非金玉無用紅  
鞋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鞋黑犀帶佩金魚今武臣大使臣以  
上鞋不知何所從始也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  
金賤者以銀富者尚侈貧者尚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壬寅詔三  
品以上鑄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鑄金塗七品以上并未常參官

并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銀今世所謂藥  
點烏銀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鉄角二色其金為笏杖鑄非三品  
以上不許服太宗特新此鑄其品式無傳焉其後毳文笏頭御仙  
又出於太宗特制衣以別貴賤而笏杖又為御仙之次雖非從  
官特賜皆許服初品京官特賜帶者即服紫矣鞞轡之制亦  
始於太宗時太平興國詔常參官銀裝鞞絲條六品以下不得開  
裝仍不得用刺繡金皮鞞鞞未仕者烏漆素鞞則是一命以上皆  
可以銀裝鞞也近歲惟郡太守猶存銀裝絲條之制此外無敢用  
者若烏漆則庶人通用而鞞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鞞者鮮  
矣 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巾  
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巾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